澗于集

光緒戊子重威與于晦若侍郎同在李文忠公天津幕府豐潤張蕢齋先生自塞上來留津數年常集晦若齋中習聞緒論每有撰著輒以見示然未窺全帙也近年在滬瀆先生次子仲炤侍讀既刋先生奏議詩集將以次校刋文集搜輯遺文屬爲覆勘乃得卒讀焉先生之言曰近世古文皆推桐城然爲衆所摹擬已成熟濫非別出徑塗不足自立又曰古文正脈當由歐曾上追漢唐各因其經術史學之淺深以爲厚薄而歸本於品詣以重其言斯言也重威竊嘗誦之以爲本末兼賅由先生之言觀之則平日之所養可知矣夫文必本於學學必衷諸行誠中者形外非可襲而取也詩書六藝之文微言大義垂教萬世固無論已周衰諸子各以所學著

書雖質之聖人有離有合然確持一義造深入微表裏
充實非後代文士所及自漢以來以文名家者代不數
人其畢生所學與其人精神意量無不悉見於文綜觀
古人之文所以歷久不磨者皆由藴蓄素厚故能直攄
胷臆深中事物之理犁然有當於人心今之學者不究
本原守一先生之言拘墟不化至執筆爲文曰如是而
始應乎法如是而後合乎古模形飾貌亦幾近似按之
則中無所有是猶數他家之珍於我無與其果有當於
立言之旨乎先生負絶人之資博綜今古少更喪亂内
行肫篤平生出處進退一以古人自期故其發爲文章
俊偉雅健剖理析事旁通曲暢務盡其意之所至至其
敘述故舊睠懷家國歎橫流之靡届傷氣類之日孤慷

慨淋漓聲情激越有荊卿變徵越石長嘯之風所爲原本忠孝諷頌古人者蓋在於此顧先生之言論文采著於外者人皆見之獨其刻苦自力造次顛沛未嘗一日廢書屢忤於世抑塞摧頓而操行彌堅不少貶損以求合其中懷凝定實有確乎不拔之槪此則淺識之士或未深知後之人即先生所言以窺其文由先生之文以推其志則英標孤詣尚可想見其人固非依傍門戶徒拾糟粕者所能望其涯際也少時兼工儷體才力贍富構思造語往往出人意表在翰苑時供奉之文多其屬草惜已散佚徧加搜訪僅得若干首附於散文之後仲炤以先集刊成屬爲之序自慚荒陋固辭不獲因推本先生之言著其爲文大旨以諗後之讀是集者昔歐陽

文忠公文章爲有宋一代宗匠而其告徐無黨以勤一世盡心於文字爲戒其告吳充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道未足而强言愈勤而愈不至皆與先生之言相發明綴文之士可以知所本矣丙寅冬十月既望武進陳

重威拜序

淵于集

文上目錄

文上目錄終

張敞論

孝宣名臣通經術知大體者吾得一人曰張敞敞以治京兆著世徙以趙張三王稱之嗟乎豈知敞哉敞切諫昌邑顯名及孝宣心憚昌邑徙敞山陽下璽書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使敞希指要福廢王必不全而敞條奏賀居處狀其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甚煩悉使帝知賀不足忌而動其哀矜之心於是有從封之命其後衛尉安上刺史柯屢奏賀而帝始終寬貰者敞言先入故也上全孝宣聖仁之德下解昌邑誅夷之禍敞不可及一矣霍氏之禍魏相以武庫令故因許伯上封事譏世卿蕭望之以不除用故因陳灾異亦以季氏顓權爲比

趙廣漢必知微指因突入博陸第廋索屠酤敞亦以正
違忤光者及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
而敞上封事頗以明詔自親其文爲非策且度大司馬
及枝屬必有畏懼之心而欲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上果
徵敞必無霍氏謀反族誅之獄屏私嫌善諭諫敞不可
及二矣孝宣頗修武帝故事賢如劉更生猶獻淮南枕
中鴻寶苑祕之方而敞上疏請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
之虛語美陽得鼎有司議薦宗廟敞獨上議以爲鼎細
小有款識乃周襃賜大臣之器不宜薦見宗廟郡國數
奏鳳皇神爵頻川尤多五鳳以之改元黃霸以之爲相
及敞舍鶡雀集丞相府霸以爲皇天報下神雀圖議上
奏敞以邊吏皆知鶡雀丞相微信奇怪奏之抑君人者

之修心而絶阿諛之路故封禪神仙之事不再見於孝
宣之世敞不可及三矣孝宣任用法律不甚從儒術趙
廣漢彊力尹翁歸威嚴皆文法吏而敞明左氏春秋通
倉頡讀韓延壽蓋寛饒文學起家然不能以智自全其
它以諫昌邑顯者王吉龔遂夏侯勝于定國之屬亦皆
明經好學至於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無如敞者
其諫膠東太后曰抑心意絶者欲進退則鳴玉佩内飾
則結綢繆蓋慎儀止謹閨房者則其拊馬憮眉或隱諷
孝宣車服之盛而以夫婦之情動上冀全霍后昭臺之
命不得被以輕婧也其論嚴延年曰韓盧之取菟也上
觀下獲不甚好殺然則其論殺桀舜蓋惡其背恩忘義
傷風敗俗不得責以殘酷也至於責黃霸之好爲條教

勸朱邑之薦士粹然儒者之言宰相之器也元帝初鄭朋薦敞可傳太子爲蕭望之所抑噎使敞相孝宣功名必出丙魏上若其佐元傅成亦豈蕭望之張禹所可比方哉

周瑜論

有混一之才有割據之才割據之才起於戰國極於南北朝而莫盛於漢魏之際其才後先輩出漢不能有之故剖而爲三分而三國之才又相制相厄而不能以獨勝也故鼎足之勢歷百十年而始定然則割據之世無混一之才乎曰有之吾於蜀得一人焉曰前將軍於吳得一人焉曰周公瑾前將軍有其志矣而無其勢公瑾則有其志有其勢而無其年吁其難矣難者曰魏武之

才駕漢昭烈吳大帝而上之豈其不能混一者子之言亦第泥其迹耳曰是不然也曹瞞挾天子以令諸侯即能一統亦莽之閏餘耳不得爲才且其言曰孫策猘兒難與爭鋒生子當如孫仲謀又謂昭烈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是明明自定三分之局故一敗於赤壁而不復與吳爭荆州一敗於定軍山而不復與蜀爭漢中無他氣有所折也武侯在三國中爲傑出然隆中之對已云操不可爭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所謂成霸業興漢室者第措意於荆益之間其人以德勝而不以才勝即伐魏亦所以存蜀而已故其兵用正而不用奇若前將軍則不然一假節鉞即攻襄陽直拒吳昏不屑求援其所持者春秋大一統之義超羣絕倫武侯實心折焉而

非誑借也然威震華夏之略志雖未酬而赫赫之名千百世震之若公瑾則赤壁之後旋沒巴邱世之稱公瑾者第曰膽略兼人而已不知公瑾之才實一世奇才而駕乎三國羣賢之表何以明其然也當公瑾之世與吾爭天下者操與備耳公瑾告魯肅以先哲秘論代劉氏者必興東南已隱然有搆帝基協天符之遐想拒曹之舉張昭乞食計鄙不足論即子敬猶有借助先主之見而公瑾慨然第請三萬人已足破敵目中無操目中並無備及曹兵破走之後權方與備綢繆姻好借之荊州而公瑾以操爲豹虎以備爲蛟龍意在挾備以殲曹其策欲進取蜀併張魯結馬超然後還據襄陽以圖北方使天假之年備不能有蜀而操不能有襄樊則席卷餘

吞之勢耳此其謀為至深而其略為至遠也公瑾忌操備之才操備亦忌公瑾之才是以操遣使說之於前而備與權密語間之於後其意以為權雖狡詐威足以迫脅之而計足以籠絡之不去公瑾則勢將廣吳於天下而翱翔不可復制也吳雖多才魯肅失之疏呂蒙失之譎陸遜失之柔孫權以公瑾為王佐公瑾誠王佐惜乎權之非真主才耳嗟乎伯符與公瑾實創江東其意亦欲取荊州襲許都使天老其才以與公瑾戮力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伯符二十四公瑾三十六天下則三分矣

書史記老韓列傳後

司馬遷作老韓列傳唐升老子為列傳首小司馬議以

老莊尹同傳而附韓非於商君傳末皆不得遷意抑老者曰老莊刻薄寡恩流於申韓故同之進韓者曰韓子有解老喻老二篇史遷以其本於黃老故同之張子曰之二說皆非也夫以老氏爲刻薄寡恩者不知老氏之指者也以韓子爲本於黃老者亦漢時法家之言非太史公意也然則何以同傳曰微矣此漢初高惠以來之學派而文景之實錄也漢自高帝不好儒約法三章而蕭何造律固法家言矣曹參繼之以膠西蓋公治黃老者爲之師其入代何也民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是爲漢初道法二家相雜之始至於文景之世宜乎定禮儀黜儒術矣而禮書則曰有司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

緐文飾無益於治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以專政異治之說干諫孝景孝景用其計而六國誅錯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然則古禮散亡二家爲之也儒林傳則曰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莫有進者然則儒道鬱滯二家爲之也而其時將相名臣學黃老者曹相國以下田叔則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汲黯治官理民好清靜則學黃老之言鄧公之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閒鄭莊好士則好黃老之言至倉公禁方亦曰黃帝扁鵲之脈書王生善爲黃老言公卿大會張釋之跪爲結襪則釋之亦治黃老而公卿殆無不黃老者矣習刑名者張叔孝文時以

治刑名事太子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韓安國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河南守吳公學於李斯斯非皆事荀卿見賈誼傳雒陽宋孟及劉禮與錯同師見鼂錯傳則吳公賈誼及宋劉亦皆習於刑名矣蓋自高惠文景四朝上之以此爲治下之以此爲學至於孝武之初魏其武安務推儒術猶以竇太后好黃老故卒下綰臧吏而申公免歸而法家之敝遂與漢終始此老韓同傳意與不明老韓同傳之意不足以讀老韓傳則亦不能讀文景本紀及文景閒諸臣列傳也以余意測之文帝兼刑名而尤深於黃老其弊也亦漸移於新垣望氣祠鼎玉杯延壽之詐術故太史公於老子傳詳其子孫而於樂毅傳詳其師弟授受若曰老子隱君子耳

修道養壽至二百餘歲則或者之說也故曰學老子者絀儒學儒者亦絀老子也其曰悲韓非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者爲鼂錯也景帝爲太子時錯與張叔在側固好刑名矣而外戚世家謂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疑刑名家自託於黃老者始此然二家之術老深於韓而二朝之治亦文仁於景故太史公以爲老子深遠也而以文帝之仁而爲主張蒼之通而爲相卒絀賈生而僅行其更定律令之說故於文紀引孔子必世後仁勝殘去殺之言以折中於孔子蓋惜文之囿於道法而不進於孔氏耶談遷父子均仕孝武而談習道論於黃生故譏儒法而尊道家遷十歲習古文故好儒且以李陵之禍尤惡刑名故

張湯趙禹雖更定律令別立酷吏傳詆之爲刀筆吏而其傳首先列孔子道政齊刑之言後引老子法令滋章之說以明法令非制治之原則儒道法三家純駁淺深史遷固瞭然矣故其自序推本周公孔子終之曰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以自附於春秋之後此談遷父子所學之同異亦文景武三世所學之同異也自班氏譏之則以爲先黃老而後六經

釋牧

牧以地得民鄭注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按建其牧注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大宗伯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

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下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鄭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引周禮邦國建牧爲證賈疏據之故曰牧以地得民者謂畿外八州之中州別立一州牧使侯伯有功德者爲之申鄭義也魏氏校諸侯分地養民之說意亦相似但皆詳畿外而不及王畿於義未備此乃欽定義疏所駁故但渾括其詞攷之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何鄭答云畿内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周禮秋官朝士州長衆庶在其後鄭注州長鄉遂之官知王畿之長則爲鄉遂之官八州之長則爲侯伯有功德者鄭本詳之賈疏偏舉耳八命作牧注引鄭司農云一州之牧賈疏謂先鄭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太宰一曰

牧以地得民是與後鄭意亦甚合江慎修於牧以地得民從鄭注惠天牧以大戴禮七屬牽合九兩曰牧一州之貴轉臆說矣

改字嗇夫說

余幼而孤既就傅華亭君名之而字余曰繩之長仕京師吾友仁和吳子儁南皮張孝達皆曰子直則如繩矣而量不能納氣不能藏危道也皆更余字字不行余始生而　先大夫守嘉興咳而名之曰興興者禾興也余以爲興者禾之始畝者農之成考禮緇衣注綸今有秩嗇夫所佩光緒乙酉月吉日良乃自字曰嗇夫通　父兄之訓受朋友之規將以復吾之始而觀吾之成焉客曰嗇夫少吏也子固嘗從大夫之後矣非所以副其名

也余曰啚哉子言嗇夫古官見於左氏晁子漢有秩嗇夫則職聽訟收賦稅者也王道始鄉漢承周秦治往往近古獄訟者天下之大命賦斂者天下之大利嗇夫與民居近而與長吏情通達冤解苛輕縣薄賦其道易易一鄉之嗇夫得其人則一鄉治十鄉之嗇夫得其人則一縣治推之郡國天下猶操耑而揣末也職固不輕矣張敞在孝宣時爲名臣而本爲鄉有秩鄭康成爲漢通儒亦少爲鄉嗇夫使吾茂條教明經義以從二君之後誠薄劣矣至於體明主之恩雖亡命而笑對妻子授通人逸儒之論雖禁錮而杜門隱修亦庶幾古人之志也然則在朝在鄉吾其以張鄭爲歸乎遂書以爲字說

釋嗇

余旣更字嗇夫居廬器物率以嗇銘乃釋之曰嗇易道也坤爲吝嗇將謂其生物不轉移哉嗇者養也嗇者愛濇也自養以養物自愛以愛人者也吾聞之正神明者上究下際克嗇萬物而不可厭則成嶋得一之道也嗇其大寶用新棄陳則伊尹治身之道治人事天莫若嗇則老氏長生久視之道蓋天下之不足常伏於有餘之時聖相達人因天道而留其有餘己之精神勞之而不使竭也民之財力斂之而不使聚也故於身則順性長年於國則深根固柢嗇之效也呂氏情欲篇推不嗇之弊如秋寒則冬必燠春雨則夏必旱天地不能兩以明知之當嗇晏子答叔向曰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

晏子儉者稱嗇之名尚小而別嗇爲君子之道吝愛爲小人之行吾以爲知言韓非推老氏之恉謂嗇則神靜和多至於戰勝敵論葢世噫盡之矣字書或訓嗇爲嗇又訓爲慳貪葛屨之詩毛氏謂刺纖嗇褊急管子亦曰用財不可以嗇嗇則費吾宅固褊急而用財能泰殆與夫家嗇力食者相反雖不能具一而霸其亦免於詩人之刺哉

讀莊子

莊子隱者也避世之人也自適其適者也既已齊死生化物我矣而其稱曰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宏胣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於戮其言若重有憂者此何爲者耶又言曰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

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其言若重有憂者此何爲者耶吾蓋反復思之而無以易吾弔屈之說也夫戰國之世士朝秦暮楚其以諫諍取禍雖放流而不去宗國者屈原一人而已莊屈皆楚宗非屈子之爲而誰爲哉則試以屈子之騷與莊子之十餘萬言屬之離之指之類之而知莊屈之同也案屈原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則離騷之作在屈子見絀之後未放之先故其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與哀郢之鳥飛返故鄉狐死必首邱之指若相背要之皆惓惓君國之意故莊子於則陽篇中之曰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陵草

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蓋言宗國之決不可去雖爲卭陵草木所蒙翳障蔽已十之九然身爲宗臣決無可去之理也此亦足以解屈子之讒而明屈子之志矣夫則陽即正則也以屈子欲從彭咸則義爲之彭陽莊子字子休則公閱休者即莊子也又何疑焉夫屈子之爲人志潔行廉然其身事褱襄終爲讒人所閒者蓋亦有故莊子述管仲之論鮑叔曰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夫以鮑叔之於齊桓猶恐以此得罪況屈子哉繼之吳王之射狙顧爲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顏不疑歸師董梧以助其色蓋莊子

之意欲屈子助其色以悟君而解上官之讒未可知也
夫屈之文莫奇於天問莊子約其指以爲天運曰天其
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耶雨者爲雲耶孰隆
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
彷徨孰呼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莊子之
問即屈子之問也而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
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
下土天下戴之此謂天皇莊子有言周咸偏異名而同
實則巫咸即莊周也斯言也不獨爲天作對且足明屈
子問天非怨天也乃諷君也而柳宗元之對不其贅與

屈之文莫廣於遠游莊子約其指以爲知北游其言曰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即屈子所謂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是也狂屈即屈子也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黄帝爲知言則又願屈子之相忘而惜其終不能不知也而古樂府之遠游篇則泥矣是故天問雖奇終不若天地天道之自然遠游似達終不若逍遥游之廣此莊屈之分歟且莊子有漁父屈子亦有漁父濠梁濮水見於本書著於史傳刻意篇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則莊子固以漁父自居滄浪之歌取諸孺子

所謂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蓋與莊子之言相類而四患八疵史以爲詆訾孔子者若用之以諷屈子則亦足擴其忠褊之志而抉其被讒之由然則莊之孔子寓意於正平而屈之漁父即指莊子可也至屈子之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則莊子之書亦上溯黄帝堯舜下及管子其指之事大抵相同故洪興祖及朱子注騷類引莊書爲證故余不復詳至於傅說比干子胥申狄屈所以自沉莊即因而廣之者蓋比比也抑吾嘗究文章之體自三年不飛三年不鳴之隱楚莊王諭之故楚人每好爲隱然丹之諷祈招接輿之歌鳳兮皆寓言之先聲也而莊之恣適騷之怨誹則又異趣而同源故夫調調閒閒風賦之所本也淖約

若虛子神女賦之所本也任公子釣賦之所本也鯤鵬周蝶則又大言小言之所胚胎也然則宋玉景差唐勒固騷之嫡裔而亦莊之別支耳司馬子長稱莊則曰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稱屈則曰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有旨哉有旨哉夫賈生初至長沙作賦以弔屈原及其賦鵩則曰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蓋已進而得莊子達生之旨而子長之傳屈亦取於外物之言然則莊生弔屈之說二子其知之矣

莊子楚人攷

太史公曰老子老萊子楚人也余曰莊子亦楚人也宋子亦以莊周爲楚人何以言之曰莊子心乎楚者也其居濠濮則

楚地也其稱老聃晏見老萊子外物則楚之先賢也其言仲
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觴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者述莊王之盛明所以得姓也徐無鬼其言肩吾問孫
叔敖三令尹不榮華三去之無憂色者稱先大夫之賢
以儆有位也田子方其言昭王失國屠羊說從反國說不
受賞者嗟懷王之世上不任賢下多竊祿也讓王其言孔
子之楚見痀僂丈人達生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者則陽
以聖人來游榮其鄉里且紀楚之多隱君子也其言子
貢南游楚反至晉見一丈人抱甕而灌者喻己之由楚
游梁而嘅世之多機心也天地其言孔子之楚接輿歌鳳
者悲聖人之道不行且自喻也人間世其言葉公使齊孔
子告以無傳溢言者惜懷王之輕絕齊而勇士宋遺不

善將使命也人間世其言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者以戎伐凡伯於楚邸驕懷王之入秦見留也田子方其言楚王之爲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者傷屈原之蔽障於讒也則陽至樂篇莊子之楚枕空髑髏問以將有亡國之事斧戉之誅而爲此疑亦痛褱平屈寓之微言而舜之世非人無擇自投清冷之淵湯之世卞隨自投椆水務光負石自沈廬水則又明著汨羅之死而善爲國諱也讓王庚桑楚篇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陸出舊說云昭景甲皆楚同宗三姓雖異論本則一崔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戴皆甲姓顯封雖非一姓同出公族驕死生同也此實勝於郭注通志氏族略莊楚莊之後楚有大儒曰莊周語雖晚出周唯同族故引楚

宗以爲諭歟史記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元和姓纂嚴羋姓楚莊王支孫以謚爲姓楚有莊周避明帝諱改爲嚴氏威王之季從辭相庸殆非能好賢者故周知幾遠引懷政不綱辟而之宋以楚人而隱宋地故其書於楚宋之郊獨詳篇中時以宋人郢人設諭及與商太宰論仁則曰南行至郢不見冥山而則陽游楚之篇復以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寫其思鄉復族之感莊爲楚人斯實明證史稱莊爲蒙人猶稱老爲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皆系古人以漢地班志宋人劉向別錄曰宋之蒙人殆以莊終於蒙故宋之然傳道家之言者徐氏臨淮人蜎子楚人長盧子楚人鶡冠子楚人曹羽楚人知老莊皆楚學矣越世家楚莊生家貧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楚王素信之而楚

策有莊辛者設蜻蛉黃雀之言以悟襄王與莊子游雕陵之樊螳螂異鵲之言相似（雕陵見山木篇）豈其周之族裔耶何楚莊氏之多賢也（劉向新序義勇篇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往及公門刎頸而死）

璹玉器解

說文璹玉器也从玉𠷎聲讀若淑小徐謂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琡說文有璹無琡宜同也段氏桂氏治說文郝氏治爾雅俞然從之余竊疑其不類璹果爲璋大八寸之琡則其字當次於璋篆之後何以與瑞玉器也相屬案說文㗊部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木部械一曰有盛爲器無盛爲械金部鍾鋞酒器鋞鎬鐎銚温器鐫煎膠器缶部匋⿰缶或⿰缶鳥⿱吅缶⿰缶需瓦器匚部匡飯器⿷匚叚⿷匚垔田

器匯匫古器甾部畚𤬪蒲器竹部籫簫竹器簋黍稷方器簠黍稷圜器籠舉土器簝宗廟盛肉竹器篼食馬器皆舉其中空受物者釋之爲器瑒爲大璋豈能空中盛物依許君例必不以玉器爲訓且以璹爲琡其所以從璹之故亦不可解攷酉部醻獻主人進客也从酉𠷎聲詩禮言醻者不可悉數詩節南山如相醻矣箋云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楚茨獻醻交錯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鄉射禮主人坐取觶於篚以降注曰將酬賓又云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注曰酬勸酒鄉飲酒禮主人實觶酬賓注曰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竊謂其禮文則曰醻其獻酬之爵則曰璹兩字並从壽得聲得義後世上壽之

禮本此或疑儀禮用觶不用玉證之周禮大宰職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鄭注玉爵王禮諸侯之玉爵則天子醻諸侯用玉爵之一證禮器琥璜爵鄭注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孔穎達以琥璜非爵名而考古圖實有琥璜爵是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並用玉爵之二證周禮内宰后祼獻則贊瑶爵鄭注瑶爵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瑶爲飾是王后獻尸亦用玉爵之三證如詩賓之初筵舉醻逸逸疑當作璹形弓酌言醻之則當作醻今三家詩均亡毛傳均假醻爲之耳讀若淑之淑亦字誤匡謬正俗壽北人讀若受南人讀若授疑淑乃受之誤孫愐以爲殊六切非也𤫊亦酒器我姑酌彼金罍謂人君黄金罍者毛公

說木部从之故曰槾䤨目酒尊以爲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者韓詩說五經異義及玉部從之瑁即詩之罍木部之櫑也說文並收瑁櫑益足爲醻酬兩義互證之據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說文無琖字酉部醆爵也明乎琖之爲醆則醻之爲醻爵審矣

東籬中正序

東籬中正一卷吳許舍人先德皃舟贈君所著也君中年卜居池上村藝菊數畝擇細葉二十七種異域種一十三種爲之評贊其友沈欽韓爲池上菊賦張之與明曆承𦣻東籬集並附卷末自劉蒙譜菊以後世盛稱史志道范致能二譜史范際宋南渡之世所載種卉專志一隅苦於偏狹然至是藝菊之術尚於江南　國初陸

秋昭種菊槎溪王石谷爲繪圖以傳秋昭因著執菊志並題詞刻之可謂盛矣君生乾嘉閒當南巡盛典之後吳中民物殷阜庶草蕃廡士大夫家於春秋佳日爭致奇花異卉以矜夸坐客鄧尉之梅天平山之桂拙政園之山茶往往見於名人歌詠而光福徐氏之菊亦並著焉以君歷十四年之久彙吳越之佳種所目接而手疏者奚翅千百使夸多取足所譜當視史范爲繁而博收約取品第卒止於斯吁何慎也抑余觀君所論述於虛名之士暴貴之徒斤斤不少假而終以士不遇爲悲然則君雖自放於農圃之閒蓋有所託焉非夫郭璞之草木贊陸機之草木疏比也咸同之際蘇州淪於賊者五年余嘗游焉臺榭鬱荒林木獮薙蓋江左之菁華幾竭

矣而所謂池上草堂者獨無恙舍人復能抱其遺書重録之京師以永其傳如君之濬定雅尚有子宜哉舍人名賡颺一名玉瑑與余善余故得推本君之微恉而爲之序

吳圭盦同年詩序

孔子論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旨哉言乎歷千百歲屈得之而騷杜得之而史烏虖微矣同年生吳君天性忠孝人也同治初以刑曹參湘陰公軍事調護諸將能得人死力有大利害與湘陰侃侃爭必得當乃止所面折皆天下計追賊至洺河中夜念母横刀馬上長揖别去當是時隴事亟湘陰移師而西累書迫就道君心王室不欲爲外諸侯用復計親老憚遠涉盡棄前所積勳

階用高等入詞館余始識君玉堂中敘生平恨相得晚
潛察其性情知其必能詩且知其詩之必有異也兩人
者久益相習每酒酣耳熱感激時會論事輒燭見跋不
止或往往泣下既君使蜀旋發舊篋舉所爲圭盦詩示
余所志在杜而流音抗節閒㞐斂於正則論者稱君客
湘久受詩法於道州何先生所引分多楚材芷於沅蘭
於澧睫巢而神脗之又銜　天子命聚蜀人士而盡覽
其奇作徑嶓冢浮峽江窮極岷峨夔巫山川俶詭狀凡
屈杜所游矚皆身焉跡焉固宜其類余曰非也文者情
之瀾耳屈與杜也詎文之足壽耶粹大夫之瑰瑋巨麗
僢蹙則爲罪人樊南生平心手橅者無乎非杜然僅僅
得其似焉無他性情異也三百篇中南陔華黍諸詩或

有聲而無辭則聖人錄之逐臣棄子勞人思婦各道其所望慕而其詩乃不可磨滅蔚然爲風騷之祖而資讀史者之助焉況得其性情而又深之以閱歷益以師友之淵源者乎吳君其無患詩之不壽矣雖然彼屈原杜甫者皆不得志於世牢愁怫鬱抑塞坎軻始舉其孤忠奇孝之性一寓之於歌行名屈杜爲詩人則世爲之也然則君亦惟自篤焉其忠孝以副我孔子由邇及遠之旨其毋徒以詩不朽哉

青草堂詩序

或告余曰君之鄉有詩人焉且吏且隱臞於貌而豐於才蹤迹徧東南著作侈侈隆富乃似乾嘉閒人詢姓氏則趙晉彬司馬也綸心焉嚮之他日晉彬就余邸舍長

揖入坐娓娓道饑渴其敬愛余一若余之敬愛菁衫綸東西南北人也與菁衫接乃得識吾邑山水道里與夫文獻之興替於是恨相得晚菁衫之言曰吾邑大縣也子弟固多才者雖然人爲學闕爲師村落遼僻能自振者蓋希矣而其所尤拙者乃在詩下及試律往往不中有司程度嘗發憤思起膏肓而鍼之會其門人延孝廉盡裒所作琹焉將歸以貽里人而屬余一言余乃歎菁衫之心良苦也　先大夫嘗言吾邑谷僉事董江州以文章名海內譬珠衣寶必有英絕振之者菁衫殆其人歟區區試律麟半趾虯片甲耳

霆軍紀略序 代

國朝龍興以索倫滿洲兵威天下平準回平金川猶然

其用鄉勇自平川陝教匪始至粵捻之亂而鄉勇戰蹟
益著迄於今不衰川陝之役帥鄉勇立功名者推蜀人
羅壯勇公粵捻之役湘淮兩軍踵起名將林立而其百
戰百勝自成一隊者尤推蜀人鮑君春霆蜀固多將材
哉然川陝之役賊蹤所至不過五省軍數不過十萬其
用兵不過七年粵捻縱橫十六省僭竊十三年兩軍相
搏所驅役動以數十萬計鮑君自廣西應募大小更數
百戰洊爲胡文忠曾文正兩公所知言之於　朝卒平
悍賊獻馘告成君遂管軍符執轂壁爲　天子虎臣其
勳名遭際蓋視羅壯勇爲尤盛也余以同治乙丑仲冬
參預機務越月而君有嘉應之捷於是東南肅清移其
軍剿捻踰年而君謝病歸遂未得與君相見其後監修

方略觀曾胡二公奏疏敘君臨戰虓勇之狀意必喑噁叱咤力足裂犀兕之革而曳九牛之尾及余庚辰釋服再典樞密會有防海之役　特詔起君於家即拜湖南提督君聞命亟赴乃得一執手於朝堂則固恂恂然儒將也君言官守備時胡公更其字春霆以霆名軍不忘胡公也嘗欲推爵讓胡公以章其以人事君之美事雖不果然君之拳拳知己識地過人宜乎勳業爛然出中興諸將之右矣余以時艱方亟謂君久歷兵事豈嘗有所述作如戚少保紀效諸書足以留詒後來者君唯唯謙不敢承而他日君之鄉人陳大令昌以霆軍紀略示余宋滕達道嘗爲孫威敏征南錄專表沔功藍鹿洲居藍廷珍幕中因作平臺紀略大令所紀上轄　方

略下采曾胡二公奏議年經事緯敘次頗不蕪雜亦君之達道鹿洲矣雖然余微惜大令之成書過早而益堅君勇退之懷也方今時局艱危　聖人宵旰徵召老成勤思將帥殆無虛日昔馬伏波年六十猶據鞍顧盼以示可用陶桓公鎮廣州以西北未平輒朝夕運甓勵志勤力君之齒猶未也報　國之志宜視前人而亟然則盱衡世事此豈吾輩銘鐘刻石時哉大令既游余門其以余言致之鮑君安知時會所遘不如明馬端肅之有三記　國初固山貝子之有功蹟諸錄乎抑余聞當剿粵逆時軍中賊中咸稱多鮑霆軍有紀而多忠勇殉節陝西其戰事自　國史外遂無有掇輯傳之者吁可慨也

穀梁起癈疾補箋序

穀梁癈疾漢何休撰鄭康成釋後漢書儒林傳休善厤算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癈疾鄭君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癈疾鄭君乃發墨守鍼膏肓起癈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隋書舊唐書經籍志均作穀梁癈疾三卷與墨守膏肓並著錄崇文書目僅存膏肓九卷陳振孫膏肓解題謂三書今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癈疾者是直齋已不見此書今四庫總目三書各爲一卷乃山西巡撫朱珪采進本起癈疾凡四十條即據集解及穀梁禮記兩疏所引外書有盧文弨

莊述祖劉逢祿孫馮翼黄奭吳省欽諸本編次小有異同詳略大要皆本史館原輯蓋漢義叢殘僅有存者矣佩綸涉獵不醞夙未受春秋師法而性好左氏亦未嘗持穀梁義簡居多暇閒究遺經既因臧先生琳之言輯劉子政穀梁説以補武子所略而子政嘗受公羊（據六藝論）兼説左氏（據漢書五行志）班氏但言其詔受穀梁蓋失之疏後漢書儒林傳治穀梁者無聞隋志有段肅注穀梁傳十四卷（經典序錄作十二卷是）惠氏棟以爲即班固集之段肅（後漢書作殷肅章懷注固集殷作段）今其書已亡其時諸臣疏議所稱春秋皆左氏公羊及緯書引穀梁者惟第五倫尚書郎樊準及宦者呂強耳賈侍中兼通穀梁五家之説閒引穀梁以解左氏而穀梁無專書左氏膏肓服子昚尚有釋痾而

癈疾則未之及豈非東京之世穀梁師說已微其存什一於千百者惟略見於許君五經異義及此書而已劭公之旨雖云本之李育然育不引圖讖以難左氏劭公據讖駮傳實與育違其執爲羊弼之說今亦無從分析鄭釋則義據通深約分三例申本傳之義擘肌分理比事亭疑此正例也何氏好公羊鄭君亦明公羊就公羊以起穀梁不執門戶同異之見此別例也何氏篤信䜟緯鄭君亦篤信䜟緯據緯書以難何氏批卻導窾無待煩言此又別例也劭公稱其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實以公羊及讖緯乃何氏獨得之祕而康成已有升堂嚌胾持矛陷盾之奇是以莫逆於心相視而笑矣夫穀梁之學自瑕邱江公吶口絀於董生其後魯榮廣高才捷

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亦會宣帝欲興穀梁元康石渠之論蕭望之等十一人以經誼對多從穀梁是為穀梁之初起賈逵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建武初陳元疏謂穀梁與公羊並存殆旋與左氏廢罷白虎通論雖閒取穀梁而卲公復作書廢之得鄭君之釋然後義例大明是為穀梁之再起觀卲公歷舉病應幾如越人之洞見五藏癥結而疾不可為及鄭君論精微理是非說之以要言妙道可無藥石鍼刺炙療而穀梁固涊然汗出霍然病已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厥功偉矣其時黨禁未解二君年德相若遭遇相同錮處蟄居猶修經業故鄭君之釋視駁許叔重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詞氣獨為

遜下其或穀梁清婉之家法且以見通儒學養雖憂患而無所激隨辨難而無所躓競也劭公解詁晚年手定則亦自毀其廢疾之說時引穀梁以注公羊亦可知專門墨守十七年之覃思久而愈虛固非黨同妒真者所可借口矣然范解雖宗鄭學時有未詳唐人義疏稱引尤略 國朝經學昌明三傳古義均得鉅儒輯比穀梁最衰宜共存竝而毛氏春秋傳時攻胡氏波及穀梁劉氏逢祿乃至詆訶鄭君目爲佞者王懷祖父子至爲通博顧於釋廢疾亦有微詞心竊非之迺取各本詳加校勘依十二公篇次條分件繫以傳爲綱而附何鄭之說刺取各家穀梁義疏與鄭氏同者理而董之與穀梁異者辭而闢之彌月告成仍分三卷以復隋唐志之舊名

曰穀梁起癈疾補箋孝經正義引鄭志目錄記作釋癈疾史通引獨遺此書乃誤挩與孔揚疏同今曰起癈疾從後漢書本傳也隋唐志有張靖箋癈疾三卷靖晉書無傳嘗爲堂邑太守撰謚法攷二卷穀梁傳集解十一卷隋志卌府元龜作十卷茲從舊唐晉書禮志稱其泰始咸甯閒爲博士議喪服其人蓋長於禮地志元康七年始立堂邑郡距其爲博士已二十餘年則亦典午者儒今惟揚疏引箋癈疾一條與張晏漢書音釋說同詳莊十八年日有食之條下餘與集解並佚今曰補箋存張靖舊名也鄭君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說文箋表識書也今之箋鄭亦本鄭箋毛詩之意故引舊說者十之七八下己意者十之二三顧膚近末學烏足

以補鄭君之十全而還恐爲穀梁之病譬之醫家類集古方冀以通其指歸究其微賾云爾

絜香吟館詩序

余讀晉書至謝道韞論詩獨取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喟然曰深矣哉詩之致也夫吉甫身佐宣王成中興之功其所爲詩如崧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列於大雅足以明一代建國任賢興衰撥亂之治顧其言則清微和穆具化養萬物之量而已無與焉豈非其負文武之望而資於孝友之德者深耶彼道韞者何足以知此然有安石以爲之叔父有幼度以爲之兄弟其所見聞漸染者固已遠矣故一言之中既深契夫雅正之遺雖其家世貴盛建淮肥全晉之功而獨能脩

然有林下之風也口北兵備道烏佳君吉順之母扉雅勤太淑人少而學詩於衡陽彭尚書名其集曰絮香志道韞也及同治初曾文正以水師克金陵而尚書及楊公岳斌功稱最　中興之烈視周之江漢晉之淮肥蔑如矣而觀太淑人與尚書贈答諸篇則不矜其勛勞而盛稱其退居之勇不榮其爵賞而獨推其晚節之堅所謂雅人深致者非耶宜乎其持己以貞苦而勵子以廉隅也太淑人嘗從官於南凡申伯之所封召虎之所征仲山甫之所城與夫王謝諸賢登臨游宴之地既憑弔其山川而形之歌詠矣自王符以韓國近燕或者舉聖水所逕之韓城濕水所逕之梁山實之則其地在涿上谷閒殆與口北相接是說也余不謂然而口北一道枕

居庸控朔漠與蒙古諸部落爲界則與韓之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略同韓姞以燕譽相其夫太淑人以苦節鍾其子皆大雅之所當錄者也夫韓奕以錫命諸侯而詩人乃瑣屑及其妃匹娣姪之閒何哉豈非以國之所以治家之所以齊恆由於婦道歟彼道韞者何爲而遺此余因備兵請推明吉甫清風之旨使後之論詩者求其深焉

陳亦昭劫灰集序

先泰以來遺經故籍其厄於火者幾何洪秀全之亂大江南北名公鉅儒之論著其厄於火者又幾何悲夫陳君亦昭之以劫灰名集也君以合肥名諸生教授里廬門下士膺節鉞掇科第者甚衆量其志學殆不欲僅以

詩傳及夫流離窮老而託之詩以鳴於時固已自傷矣而詩又不傳其拾之煨燼者十不得其一二不重可傷哉雖然詩之傳不傳若有天焉或單詞斷句孤行千百年而不可磨滅或累千萬言而適足以覆醬瓿亦奚以多爲耶天既窮君之身矣吾乃有以卜其詩之必昌而君之子又能顯其志而行其所學是則天之所以報君者歟序東太守宰天津長官稱其能來牧遵化禮英才蒐志乘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而從孫允言又以文受知於太守迺出其先集徵序於佩綸君之志之學淮肥之士言之詳矣因推明古今文人顯晦之故以諗世之采詩者

龍翰臣古韻通說序

古韻通說二十部凡例已具史傳公子松岑戶部同在謫所嘗出家刻贈余馬平王定甫通政拯序之謂書出諸家之後乃能大集眾說之長而自為之說所獨得者則以雙聲為轉韻之異名同實是即振古元音證之方言鄙語所在多有古經用韻及字書偏旁所弗合者求之以是無不可通為談古韻之一大快余桀先生舉段之十七部張王之二十一部而損益分合之雖閒取劉申甫入聲同部異用異部同用之說而所得實在明古人雙聲通叚之例潛研以雙聲之祕肇於三百篇舉詩之雙聲疊韻甚詳而論易韻之民平天淵即古人雙聲叚借之例顧氏不能通而並刪其文殊失闕疑求是之指今以雙聲通之渙然冰釋矣先生總論言竹汀詹事

轉聲之說實開字學音學之奧窔棠爲古韻竊取其義知雙聲通叚之說錢氏引其耑先生暢其指定甫作序時先生已歸道山固不如總論之自道心得卓有師承也後世論聲韻之學輒謂七音始於西域四聲始於六朝而不知雙聲之秘早寓於詩易二經先生博采諸家孤承錢氏使詩以雙聲爲韻說文以雙聲爲聲之理大著於世可謂通矣松岑詩學浩翁手寫說文廣韻有父風

徙邊集序

徙邊集者余謫察罕所作察罕古爲重鎮今則近邊戍人無事闔門自守而已三年中治經讀史專意爲管子注詩事益廢案上惟東坡一集閑涉臨川山谷不博觀

也放還後姑次第錄之豈曰毋忘束縛行役勞歌不忍棄佚爾

光緒己丑會試錄前序代

今上御極之十五年會試天下舉人於禮部　命臣李鴻藻爲正考官而副以工部尚書臣嵩岡臣潘祖蔭禮部侍郎臣廖壽恆伏念先臣蔚於順治康熙兩朝三典春官臣自同治甲戌至今復仰膺　簡命承乏禮闈忝冒　聖恩顧慚家學廪廪如不克勝謹齋祓甄錄取士如額擇其文尤雅者進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維漢元光詔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令與計偕宋仁宗謂侍臣曰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夫所謂明世務而習聖術者必其游文六經

留意仁義而非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者也所謂真儒者必其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而非逢衣淺帶繆學雜舉者也上之求賢如此其慎士之定論如此其難庶幾乎敦勸儒風贊興世業矣顧貢舉之法今且日弊而貢舉之才今亦且日希何哉上之所以爲教與下之所以爲學不必相因下之所以爲習與上之所以爲用又不必相因科目重而所以培科目者不甚重於是乎學術紛歧習尚波靡久之乃中於人心風俗而不自知今將釐而正之非下一條教所能定也非改一程式所能復也況聚十七行省之士六七千人二三臣以一月之力殫精竭慮謂必能拔尤選異剔僞扶微其何敢自信然而上維聖主右文稽古之心下懔先

臣報　國敬事之訓此心兢兢斷於不徇俗尚而已明
季士習日漓　聖祖仁皇帝天縱聖哲覺世牖民　御
纂羣經於漢宋諸儒訓故義理兼搜博采用集大成海
內承學之士得所折衷英賢接跡復開博學宏詞特科
一時魁碩咸與其選先臣霨實充閱卷大臣躬逢其盛
自乾隆嘉慶以來世際承平多士益崇根柢祕本佚書
往往間出於是朱陸之異同漸息而許鄭之支葉漸蕃
至於近時淵源稍紊矣或碎義逃難便辭巧說者有之
或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者有之此宋儒之所譏
訶而亦漢經師之所不取也夫不務躬行實踐略涉語
錄而自命爲程朱此僞儒乎真儒乎不明大義微言略
涉訓故而自矜爲許鄭此小儒乎真儒乎要其無關於

先聖之術無裨於當世之務則同臣所謂俗尚者此也士躭於俗尚則必標榜聲華而生其欺世盜名之志主試者騖於俗尚則必崇飾虛誕而長其傲上弋祿之風臣實有鑒於此先以誠慤課心而後以雅正取士文不必一格而必以合經義爲程學不必一端而必以通古今爲主庶幾得一二體用兼備經行咸修之士以副朝廷作養之意乎唐貞觀之世俗務浮豔王師旦主試而風氣一變貞元之世俗務朋游高郢主試而風氣一變元和之世俗務趨競韋貫之主試而風氣一變臣等誠不能有挽回風氣之力而所以自矢者在不徇俗爲去取所以期多士者在不從俗爲轉移於以翼贊聖治匡濟時艱此則微臣累世酬恩之微意也

豐齋類稿序

豐齋張先生文若干篇詩若干篇其爲人厚重君子而先人之師也　先人之學得力於同縣李先生而大成於涇胡先生豐齋其始基焉先生藹然長者其所爲詩文亦時有長者之言治經則主康成而斥王肅詩則主唐音而出入於金元諸家博洽該通成就後學甚衆顧欿焉不自足嘗曰申公不作詩傳疑者則闕此可爲居家教授法是編則其子瑨所集也瑨爲寶坻校官垂沒命其子其庠求序於佩綸云

劉祭酒廷枚詩集序

余家居吳久余師元和陸先生兄子壽曾人駿師吳縣劉先生陸先生生爲詩學韓退之先生爲詩學白樂天先

生之學白也嘗曰經史事類具在樂天豈不能博奧者哉其所以獨絕者固在樂府諸篇至流連光景即事抒懷之作似若語淺意重涵詠之皆有餘味其人不黨於牛揚其詩並不黨於韓可謂有道之士矣余深韙其說先生內行篤家世傳業徒衆最盛燕閒縱言述乾嘉閒吳中諸先輩學術淵源衮衮可聽舉世爭為許鄭之學先生經義淵邃終不著一書也戊辰一科類多慷慨激昂之士先生溫溫煦煦居稠人中欿然若不足世咸以長者推之以此僉廷望典教國胄持衡名邦極師儒稽古之榮焉讀其詩沖和平易而詞館蕭閒之況朋舊切磋之雅與先生夷險之迹吾兩家親暱之交畢具於斯亦海內士大夫所欲知者也先生既歿其子傳祁傳福

始斠存之余爲揭先生論詩之旨以詔後來而陸先生遺文散佚余力竟不能收拾以永其傳爲足悲已陸先生名廷英貞定嚴偉明經不仕年七十餘

王紹蘭管子地員攷證序

秦雜燒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顧劉向七略農廛九家種樹之書傳者已尠後世農業益輕汜勝之尹都尉諸書第見於齊民要術所稱引並戰國依託神農之說亦盡亡之佩綸嘗旁涉諸子惟管子地員篇及呂覽上農任地辨土審時諸篇於農家爲近蓋出於古農稷之官之遺訓非李悝商鞅所能爲而地員尤合經義其正土則壤述迹禹貢而周禮大司徒土會之灋土均之灋土圭之灋與夫稻人草人之所掌三

虞三衡之所守職方之圖溝洫之制無不同條共貫旁推交通乘馬書云命之曰地均以實數地員隸於雜篇實發揮乘馬之旨以經義論之周禮其經管子其緯也以管書論之乘馬其經地員其緯也故惠氏士奇莊氏存與頗取是篇以說周禮而邵氏郝氏之爾雅段氏桂氏之說文咸取資焉舊注既嫌簡略閒亦譌誤管子義證讀書雜志據善本紬類書校讎至精審矣然亦未能條通大義而俞正燮之解黃唐爲廣闊則謬引蒙莊宋翔鳳之解五壯爲黃弦則强通廣雅李光地以鳴馬爲鳴鳥則過尊朱子之言程瑤田以鴈膳爲雕胡則誤信楊慎之集皆諸家說不安處卒無有善注行世者今年夏初於蕭山胡兵備許得其鄉先生王氏紹蘭地員攷

證四卷節解而支分句釋而字詁其義訓裒於爾雅說文頗足證明管書砭補尹注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決是非以定凖裁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五孜孜手寫塗乙縱横可謂好學不勌者矣但其閒略有可議者禮祈年田祖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故是篇出於農官而兼明樂理其辨呼音爲方言之凖其辨鳴音爲清聲之原千餘年來三代妙道微言日就淪晦　聖祖皇帝深通六律該綜九流於此篇悟宮居中位爲君之理證以呂覽淮南得黃鐘律本古樂復明律呂正義前後編敷暢其說而斯注於起音一章援據獨略並江永律呂新義亦未一及不宜疏漏若此則疑其爲初創之長編而非已成之定本也兵備以先生遺書煨燼既録其說文段

注訂補不忍棄置是編欲佩綸循王氏念孫定爾雅義疏之例爲之刪繁存要然後刊行佩綸以管子孤學先生碩儒未敢輕爲去取昔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儒已然未足爲病也惟管子之義大較本於周禮困學記聞謂呂惠卿手實之法乃因於此先生宗深甯之旨遂謂立后即新莽之自占手實即新莽之實定所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知立后當破爲立户手實當詁爲取實即周禮稽夫家乘馬地均以實數之法初與司市無涉烏可執盜新昪宋之粃政重誣周公管子哉兵備方督水工檢户口行荒政以惠民退食之暇相與討論古書諒以佩綸之言爲允也

矩齋時文序

矩齋時文若干篇吾師上元夏壽人先生作也先生幼承家學年十二能爲詩古文辭諸城李方赤先生璋煜守江甯頁人倫鑒郡試日先生以經解詩賦冠場先是方赤守揚州激賞錢星伯閣學桂森蔣叔起觀察超伯並先生目爲三童子及擢廣東惠潮嘉道攜先生讀書署中主龍川書院成就後進甚衆癸丑金陵之亂先生眷念松楸徒步旋里至則無歸流轉江浙閒賣文爲活旋登己未賢書同治丙寅從兄古虞先生宰華亭歲旱屬記室爲禱雨文無當意者時先生客雲閒姚衡堂前輩光發稱其工四六乃因衡堂請之至則文不加點粲然可觀四座聳異遂禮爲家塾師佩綸兄弟均受業焉

館於吾家者兩年教誨甚至戊辰下第至上海從劉融齋前輩熙載游選海州學正以卒先生之爲人質厚謹愨造次必於儒者其爲學晚益專意程朱繩趨尺步小德彌慎故文日歸於平淡粤中少作歸途失之中年所爲詩文不甚存稿佩綸嘗錄藏祈兩文及雜著若干篇在亡弟佩綬所今亦散佚矣王茂才豐鎬嘗事先生戊子計偕入都始得先生凶問爲位而哭詢遺文不可得茂才乃謀以先生書院課作刊行之不忍拂其請也吁先生非時人也文則時文也爲人已然而欲爲時文時然而然佩綸愳世或執時文以求先生而益沒先生之真故略敘其生平學行以答茂才先生沒後茂才經紀其家事甚得古誼可敬也

顧晬民觀察吉林公牘序

吉林郡縣之議萌於吳編修觀禮而行於葉赫將軍銘安其規畫形勝遮要害町原防則吾友吳縣顧君實董厥成既奏設吉林分巡道　天子曰俞往哉汝諧行省無兩司以巡道兼布政提刑之任視他道尤雄繁君内行最篤本孝友以施之於政政皆當於人心邊民欣戴如慈父毋時諸務草創凡定一法立一程必博稽詳攷爲百年久大計故其條教蔚然可觀而君乃用此不安其位也君去吉林則以八旗人補其缺而三省練兵議起郡縣若贅旒焉是編也前無所因後無所承五年之間制度三改亦一時得失之林與

陳春籬讀詩識小錄序代

寶泉少孤未獲承過庭之訓年十四五稍稍知問學於
敝簏中得陳春𪊨先生讀詩識小錄十卷心愛好之及
出而與世之通人碩學上下其議論偶持先生說或病
其漢宋雜糅涉於淺近平易寶泉學不精專亦姑置焉
久而喟然曰　國朝諸儒之說詩也乾嘉以前執毛鄭
以攻朱乾嘉以後復執三家詩以攻毛鄭挾其最古者
以求勝其弊或至於黨同妒真而温柔敦厚之旨漓矣
先生是編遠取毛鄭而輔以漢諸家之說近取朱子而
輔以宋諸家之說虛心平意無主奴門户之見而惟以
真是爲歸其淺近平易蓋以便於初學而詩人不傳之
意不盡之言時時得諸涵泳之表實與讀爾雅者殊
塗一致以視提景如之詩說簡正錄趙殷颺之詩經集

成直以通俗揣摩爲主者固當不同也閒用徐貢揚例附以評騭雖非詁經之體然朱錫鬯杭堇浦於毛詩皆有評本以評漢魏古詩之法進而讀三百篇未始非小子學詩之首基不足爲斯錄病先生經行兼備我伯祖祖父所師事著作等身僅僅存此什襲三世深懼蠹滅故刊置家塾以詔子孫固哉之見知見識於大雅爾

樊山詩集序

武威樊君次其近詩曰關中集者二卷曰東歸集者一卷曰蓬轉集者一卷徵言於余君累世將門自君獨以文學著入翰林以上書劾貴臣出爲長安令學識英博倜儻有奇氣及觀其所爲詩則調彩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不倦君自言初涉溫李後溯劉白於此事頗具

甘苦余玩其名篇以情經文以辭緯理殆能取四家之長而不囿於四家者也昌黎稱樊紹述三世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紹述無所不學海涵地負放恣橫縱不煩繩削而自合然紹述文字奇澀不副昌黎所稱若君其足當之歟君方再入秦所至未可量也於其行姑序而歸之

十三經地理韻編今釋序

韻編何昉乎昉於徐楚金之說文解字韻譜騎省序之謂聲韻區分開卷可覩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明永樂諸臣纂輯大典或以韻系書名或以韻系篇名韻海韻府之例遂奪七略四部之居　國朝諸儒通變其法阮文達本以作經籍纂詁汪氏輝祖本以作史姓韻編李氏

兆洛用以編紀元及歷代地理　皇朝輿地學者皆以爲宜臨桂龍松岑户部輯十三經地理韻編今釋十二卷踵李氏之例條分件繫不相雜厠書成徵序於余余受而讀之不費日力而　國朝諸儒研經釋地之書燦然在目其以今州縣釋古地名康成箋詩元凱注左之例也證本經附枝要備忘易省善長注水經之例也折衷一是開附異說班志述禹貢時存古文許書暘谷别著一解渭出鳥鼠兼采杜林之例也竊謂本　朝儒林蔚起羣經地理均有專書其義據精碻蹝絡分明時令漢儒退舍而病於不能闕疑喜立同異或且引單辭執孤證推六書叚借之通例取歷代志乘之殊稱往往以二千年後之山名水道附會古初穿鑿支離轉爲通人

之蔽户部諒有見於此而意主今釋亦惟博收約取以俟學者之自喻時下己意審別尤嚴則閉户潛修視李氏諸書之衆手鈔撮者固當不同也余於古今地理之學最不關究閱是編喜其開卷可覩便於檢討也故略舉所見以諗世之明地理者

光緒甲午恩科會試錄前序 代

光緒二十年歲在甲午皇太后六旬萬壽恩科會試詔禮部尚書臣李鴻藻充正考官而臣徐郙臣汪鳴鑾臣楊頤副之取士如額擇其文尤雅者進呈御覽臣鴻藻例得颺言簡端伏考貢舉之法宋司馬光以爲當先德行後文學而蘇軾之論則謂欲興德行在君人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不宜設科立名以取之文

章雖無用立法取士莫之能廢騷聞之似光正而軾偏然自鄉舉里選不行卒不能舍文字而別求一儲才之法非經明之果皆行修也亦非趨天下之士徒以文章報國也夫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世治則文與行合世衰則文與行分故自漢唐以來策問詩賦經義取士之法屢改而得人最盛則必其極治之朝即以時文論明以來成宏主理法隆萬主機局天崇主才學文格且屢改而得人最盛亦必其極治之朝其故何哉上既有殊功異德卓絕之迹則下必有奇偉宏達之士應時而生故經術之盛衰人才之消長與夫世運之陂復相為表裏而其轉移造就則視乎 上之一心我 朝

聖 聖相承稽古右文旌能擢儁英賢輩出超越等

倫今、皇上聖學日新孜孜求治留意典籍鼓舞羣材天下有志之士亦既爭自琢磨以待用矣際茲慶節特舉甲科臣久掌容臺詳稽典禮皇太后萬壽恩科皆以六旬爲始乾隆十七年壬申以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六旬萬壽特開慶榜時大學士臣陳世倌等爲考官得士若盧文弨趙佑翁方綱錢載梁同書等皆經義淵深文辭博洽卓自樹立爲世通人道光十六年丙申以恭慈康豫安成莊惠壽禧皇太后六旬萬壽特開慶榜時大學士臣潘世恩等爲考官得士若胡林翼之宏濟艱難張錫庚之竭忠遂志均足以扶景運而式頹風一時傑士偉人出於儒者既隱然爲科目增重而登進皆由慈壽恩科治洽於宮

闈氣鍾於河嶽非偶然也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
壽恭欽獻皇太后戡定大難　佑啟中興懿德豐功宜
膺景福恭逢　六旬萬壽後先濟美八表輸誠　皇上
以承　歡養　志之懷修纘俊闢門之典而臣世受
國恩仰承　三朝知遇甲戌己丑至今三典春官踵先
臣齋後上瞻　盛世之崇儀下撫臣門之餘澤感激欣
抃彌切兢兢入闈一月與諸臣詳愼鑒別多士涵濡
德澤當　壽寓宏開之日稟經酌雅播爲和聲蓋有美
不勝收者臣之衰庸無以仰企先臣萬一而曠觀風會
視　祖　宗朝需材尤亟取材亦尤難故去取之間愼
之又愼深懼或有遺賢而此心終歆然不敢自信也揭
曉後多士來謁則敬闡　聖主錫類推仁之盛美與求

賢佐治之深心爲以勿騖聲華勿趨祿利敦品勵行勉爲真儒冀明體達用經文緯武之才或出其間以副宸衷而光鉅典棫樸之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言文王研精合禮義能官人也思齊之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言文王之聖德成於太任令士皆有名譽也周京修德作人之化必推原於母教以明善則歸親之義然則臣等選真才以應朝廷側席之求皇上儲真才以宏聖母稱觥之福所謂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即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之明效也所願皇太后聖壽無疆皇上聖德亦日進無疆多士讀書向道共勵修能以共弼國家無疆之祚臣躬逢其盛有厚望焉

知白齋詩集序

老子曰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此秦漢以來所傳老氏之微言也雲彥醝使守之以名其齋復以名其集而徵序於余余喟然歎曰知白之謂白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以言詩許商其言也繪其文也素其質也天下豈有無質之文哉鍾嶸詩品次第頗不滿人意而以錯采鏤金爲中品雕織過甚爲下品其列在上品者必綜文質而兼論之猶古人尚質之旨歟或疑醝使少著才名樞廷橐筆物望蔚然以勁直不能久居中躓而復起晚領淮醝宜其中或有坎坷不平之氣類於小雅之怨誹者而其詩乃和平樂易無楚騷愁苦之音亦無道家虛誕之語余執老氏之學概之似未足盡醝使者不知此

乃余之所以深知鹺使者也夫鹺使當同治　中興之世掌　制代言侃侃論天下事踔厲鋒發才足有爲豈徒欲以抽祕騁妍貴奢尚巧與古今文人爭一技之長哉一厄於時相之猜媢再厄於怨家之詆誣而鹺使則已老矣既不獲望見　清光一攄積志而又慨然於時事之日棘人才之日窳白頭一老抱沖守闇委蛇於三五年少之閒而胥次所旁薄者本　朝之便宜與夫嘉道諸先輩之論議無可告語而一寓於空言此特以詩詞爲迹耳而其寄託固別有在也然而閱世益深所養益粹固有得於上德若谷大白若辱之理而其發爲文章亦皆扶質立幹以合於古人之自然是又其靜壽之徵而宅心敦厚之本也夫大祀之禮籩豆錯陳而必先

以清酒銅英青金英黃君子弗貴焉而獨比德於玉白之爲重久矣此余平生取友論文之夙心於鹺使其或有合也李撝謂江歌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鹺使先罷河東親知在朝闔門韜寂者累年可謂安貧盤錯不渝脂膏不潤可謂涅而不緇其人如此其詩可知也鹺使先祖石生先生以白圭集行世知白守辱之心即白圭懼玷之訓矣華亭從兄與鹺使善故余能詳其累世清白之家法以告後之說詩者

南岡草堂文存序

司空表聖有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旣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自古及今未有文人而不能爲詩詩人而不能爲文者也伯虞先生

以詩名咸同閒湘鄉合肥及沈文肅公左文襄公均激
賞之石城七子推伯虞詩爲冠以辛酉拔貢舉丁卯賢
書庚辰試禮部同考官異其文力薦諸主司傳觀賛歎
竟不得第及榜發知爲伯虞羣以失士爲憾而伯虞自
此不上公車家居教授者今已二十餘年成就後進甚
衆余知伯虞久避地金陵因汪悔翁門人張楚寶以識
伯虞命兒子志潛從游遂爲文字交庚子春論詩甚洽
復求其文旣識而歸之矣今年其門人謀刊伯虞文集
更問序於余舉向所商榷者芟薙殆盡益心服之伯虞
且以雜存駢體爲疑謗之使進其狂直余听然笑曰甚
矣伯虞之虛懷也自昌黎以文振八代之衰宋以來尊
之如泰山北斗學者率以文能載道自任其體益嚴歸

方劉姚若統系然　國朝說經諸儒從而非之則謂六朝以駢文爲文以散文爲筆各執一是以相抗衡李氏兆洛選駢體文以調停之然莫能盡一也金陵當乾嘉盛時姚姬傳先生以名儒主講鍾山梅伯言管異之輩親受指義大亂之後流風餘韻猶在人間及曾文正公作鎮江南以古文提倡宗風謂姚氏體柔欲以陽剛之氣振之汪悔翁夙負重名文力主史漢素不憙言歸方於是壘守桐城者稍絀伯虞融會姚曾兩家之說而劑其平以同鄉後起與汪先生從事志局復上下其議論其言婉而達紆迴而有致於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蓋三致意焉汪先生親爲其母太孺人撰表闡揚節烈海內人士讀之往往墮淚以爲與歐陽

公瀧岡阡表無異而伯虞之文亦自與盧陵爲近既幼
被慈母之教而其學力之深微不規規學韓而旁薄於
班馬兩家之史法至其記游諸作神似柳州游衍於道
元水經注閒爲三唐無一俗筆天不能有陰而無陽道
不能有柔而無剛一奇一耦相合而章是何害於編集
之例猶之伯虞之詩自言僅學浙西六家而情深律細
初無隨園晚年滑率之病風格實在慶歷之閒豈伯虞
信其詩而尚不自信其文耶抑詩與文皆有心得而姑
託於淺近名家耶甲午以後變法自强之說起學校之
閒已囂然不靖伯虞固心憂之矣今貢舉之法將改罷
詩賦試策論師泰西之所長必道藝咸賅文武兼備而
始名之爲士士且盡棄其學以學之文章流別不知所

屆而伯虞與余促膝斗室中辨古今文體之正變不亦迂乎雖然以伯虞之才與識使之蒐奇集異綜中西學術之得失而折以道要非不能也退而自娛於斯文其確然有以自守而不囿於風氣者然也夫不囿於風氣而確然有以自守又烏能僅目之為文人哉

周武壯公遺書序

兵法曰器械不精以其卒予敵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嗟乎將才之難得也久矣咸豐之季湘軍最著淮軍亦始萌芽同治初李文忠公以偏師援上海進克蘇州舒城程忠烈實為軍鋒冠於時淮肥英傑勃興人自為戰劉壯肅張勇烈潘撫部及周剛敏武壯兄弟各建一軍皆即其

名爲軍號天下所謂銘樹鼎盛四軍者也粵捻既平淮軍聲聞中外銘樹鼎三軍分布各行省惟盛軍全部萬餘人從文忠畿輔最久剛敏謝兵狩矣而武壯獨留同治乙丑冬余過江泊常州按行戰地遺民說武壯裹創血戰搴旗先登狀爲之拔劍起舞庚辰李春舫防臣文忠延余至津始及軍事嘗策騎歷大沽涉祁口道興農鎮屯田萬頃兵民雜作井里晏然皆盛軍所經營者文忠亟稱其才曰此魏之棗祗宋之何承矩也余益心儀其爲人自泰西以船堅礮利入擾中國遂成互市之約中國日務增兵火器仍狃舊式益陽胡文忠圍武昌久不下乃自粵購洋礮攻堅武漢遂復是爲我軍用洋礮之始亦未能推行各軍李文忠久於兵閒習知兵械利

鈍莊上海即兼取格林礮來復槍佐軍部分既明而又用外國長技故縱橫盪決不數年而粵捻以次勘定及以使相鎮燕天下號爲無事矣而武壯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聞英德各國精器日出江南製造不足敵之則以選器練軍之說密請諸文忠文忠益設北洋機局廣徵洋械礮則克虜伯鎗則毛瑟哈乞開思奇名詭制畢致諸武庫武壯日討軍實而申儆之嘗悚然若大敵之將至其治下如束濕薪士之簡佚者苦之而勁樸敢死之材咸樂爲用短衣匹馬嚴察部伍或循行田閒未嘗少自縱逸癸未冬余以法越事起承 命至津有密陳津防難恃者 上面諭考察及偕文忠演盛軍礮隊則礮發三十二出無不洞穿歸奏便殿 聖心釋然當是

時北洋兵最精餉械皆足士氣飽騰故法雖敗盟終不敢越勃海一步朝鮮之役文忠以淮軍宿將凋謝不欲輕戰廷議趣之衛汝貴出防平壤棄師而潰於是言者爭詬病盛軍然曹提督克忠以鄉兵據小棧因盛軍精械尚足爲津沽重文忠太息謂武壯如在日本烏能至此庚子之亂沿海礮臺悉毀獨武壯所建新城各壘聯軍攻之竟不能下相顧慄然然則武壯之亡匪唯文忠與淮軍之不幸抑亦中國之不幸歟余甲申使閩始於文忠坐上與武壯遇一見恨相識晚其明年武壯歸持母喪旋以毀卒公子家駒輯其自撰年譜並遺書都爲十卷述先命求序於余俛尋七八年自念敗軍之將無以應也辛丑春起廢入都重過天津則北洋軍資壁壘

掃地無餘瀕海營田溝軌僅存狂鼉出沒憑軾踟躕惻然涕下盟書方歃文忠遽薨衆口忘仇以戰爲厲而余亦病且老矣烏虖文忠憂國之深衷籌兵之勝算與夫時事變遷之迹人才消長之機口不能言也言亦孰能喻之至於淮軍干城腹心之寄北洋三十餘年所艱難創造者父老咨嗟終未能得其竅要是非恩怨將生異同讀武壯之書猶庶幾存其髣髴不及余之未死稍有所發明後百十年誰能復鑒其苦心者噫豈獨爲武壯一人慨哉參武壯戎幕者江甯何延慶溧水朱紹頤皆奇士故奏記教令多可觀

洪母潘太恭人七十壽序 代

人駿之母今年五十有二所以事吾王母承吾父易教

吾兄弟者甚備人駿嘗思德業不立無足顯揚親名負
吾母劬勤也而往來南北時時聞同年生洪修撰之母
太恭人賢太恭人新安潘氏歸贈君謹婦職得尊章歡
贈君卒督子有法更亂離不懈同治戊辰修撰廷對第
一未散館拜視學湖北之　命光緒初元乙亥充順天
鄉試同考官明年典陝西試以預修　毅皇帝實錄予
四品冠服將晉坊局詞館英賢門下生徒皆願因修撰
上壽太恭人修撰未就傅時太恭人教之書波磔有矩
遂以書名長安科舉士奉爲圭臬方之文衡山董思白
又能鑒別宋元書畫藏庋甚富偶作山水小幅人恆珍
賞都下銘頌燕餞之文往往得修撰名爲重吳中高才
海內名士又皆願因修撰上壽太恭人時太恭人年七

十矣修撰獨深契人駿乞一言侑觴人駿與修撰交且
十年微修撰請固將竭其不文以壽太恭人乃肅然對
曰子仕宦達矣多材多藝矣太恭人之教子可謂名稱
遐邇矣雖然未有已也夫天下之爲人母者類皆賢而
其賢之顯與不顯則不能無待於其子吾與修撰皆人
子也可不勉哉蘇軾讀范滂傳以請母母曰汝能爲滂
吾獨不能爲滂母乎吁使天下人人爲滂則天下之母
人人皆滂母也然而能爲滂母者恒多能爲滂者恒少
是故母也慈大都能截髮莝芻而子非陶侃則不顯母
也介大都能手瘞藏錢而子非李景讓則不顯母也才
大都能畫荻教字而子非歐陽修則不顯千百年間義
宗名媛爲史氏文人所表襮者必其子孫能自振拔有

聲名當時彼陬滋小縣孤嫠貞媪湮沒不傳者可勝道哉然則我生之初保抱提攜導其子以正者母之事也弱冠以後砥名礪躬使吾父母之德信今而傳後者人子之責也夫以太恭人之志操能盡以嫁時衣補辮珥佐贈君而操作甘貧節衣縮食使諸子負笈從名師游可謂明於禮矣閒關賊中出九死得一生蒙難而貞之守約而安之可謂介於節矣數十年中幾困幾通然居恆深念苦阨時輒出家財以振餓藥疾恤死可謂不忘其初矣竊謂得太恭人所以事舅姑相夫子者以致君則忠所以和娣姒禮師傅者以接友則謹所以恤僕隸惠困窮者以臨民則慈且義凡此者修撰非不能也誠振而大之以副　天子知遇使太恭人之教遠播天下

不難也且洪氏嘗多賢母矣忠宣使金十五年還文敏兄弟均舉詞科而忠宣母故無恙年殆大耋焉　國朝北江先生母蔣淸節峻絕依外家居洎北江學成以弟二人及第爲機聲燈影圖記母德天下傳之太恭人食貧勵操瀕於蔣庚申咸豐之季流徙兵間亦略似忠宣之母然親見修撰舉魏科綰輔車爲　中興侍從則固二母所不及修撰其本忠宣之介特深之以北江之淵懿耿直使太恭人聖善周閑爲洪氏冠以躋於陶李歐陽諸母之列不亦可乎至於龐洪晏福榮華臧富則固太恭人所自有也又奚足稱焉詩曰夙興夜寐無忝乎所生人子欲壽其親其必自無忝始矣人駿與修撰皆人子也可不勉哉修撰其跽誦吾言以告太恭人或者

其當於燕喜之頌耶

陳母熊太夫人六十壽序

佩綸兄子人駿以同治戊辰先佩綸入翰林故戊辰諸前輩多暱就佩綸佩綸初識吳縣吳君清卿與講求民閒疾苦所見輒同母韓太夫人里居年七十清卿之弟亦官翰林嘗索予文爲壽又識閩縣陳君伯潛朝夕以文章道義相切劘尊人子良先生及母林太夫人奉其祖商羊林下伯潛亦索文爲壽最後識長沙陳君伯平每討論政治得失意氣相許母熊太夫人就養京師伯平復索文爲壽三君皆戊辰翰林有道君子也清卿治兵吉林伯潛立朝多建議視學江西士風爲振伯平官御史抨彈不避顯要天下韙之伯平之鄉士大夫述其

太夫人之德與所以爲教曰衣績食粒萊婦之勉夫也潎漠羞饋鮑妻之事姑也左琴右書於陵子與其室之相娛也孟陽之㛐傾囊以助其弟仲郢之母丸熊以勵其孤古之人有行之未足喻母之劬也文伯之家而效績罔衍蔣欽之貴而繅被是傳七子皆辟而泰姬穆然崔母助實政教節宣易簡秉訓禮讓周旋古之人有行之未足當母之賢也然後知伯平戇直而不回而未嘗以氣節自矜詡者得於太夫人者多矣以予所聞最伯平抗疏言雲南報銷之弊　天子赫然震怒以事下所司考驗論讞未上頗有欲以計中伯平者人咸爲伯平危太夫人歎曰御史　朝廷耳目言而有利於　國何惜身家吾獨不能爲王義方之母乎嗟嗟伯平之志始

朝政益明終不少挫太夫人實成之矣今事已大白
天子多爲詩古文辭稱觴上壽夫衆人營營中情惝怳進銳退速尋直尺枉故任事敢言之志摧而心且失其安廣若太夫人之力持乎困窮不驚於擾攘固當導子以有爲而已亦祿夫頤養則拜於
廷而賡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登其堂而誦曰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惟是母是子足以當之不將永爲
國所庥佑耶佩綸適奉
命使陝西不及躬與與盛事念三君之親康强如昔人駿亦奉吾叔母與吾嫂來京師清卿嘗使陝甘伯潛與伯平先後使甘使陝人駿嘗使四川秦晉之士儻有道三君子與吾姪者吾各稱其親之健以語之

必歡然相慶如京師士夫也因爲序而屬人駿書之

朱外姑馬夫人六十壽序

佩綸入翰林始娶於仁和朱氏時余家甚貧婦力而儉親執女功煩辱之事甚有矩法事吾　母五年貧而不憂雖婦之能賢亦外姑馬太夫人之教於家者豫也始太夫人歸大理大理貧甚於余太夫人節嗇以相其家家日以給足自大理盛時至今四十餘年如一日吉凶賓嘉之禮蠶桑穀麥之宜以及贍媚鄰課僮奴種瓜作瓠菜肉臛芋皆中程度米鹽靡密釖若煩碎然太夫人精力能推行之他人不能也佩綸侍大理之教淺大理三世治毛詩　先提刑受詩涇縣胡先生亦主毛氏故佩綸與大理論詩往往合一日求羔羊美儉之訓佩綸

起曰毛傳第言羔裘以居不失其制而已小序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曹粹中謂後人因鄭箋附益之非毛氏指也夫士大夫儉於家則爲閨門之雍容儉於國則爲有司之出納是以后妃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化天下以婦道於是樸約爲俗大夫妻能循法度鹽婦桑女皆被之絃歌以彰雅化而務以儉嗇爲政則必有不能中禮不能用財之弊故君子之褊隘者葛屨汾沮洳皆刺之羔羊推本鵲巢之功然則儉者君子之末節而婦人之美德也平津布被脫粟荆公衣垢不澣偽儉耳第五倫性節儉妻操炊爨王良在位共儉妻布裙曳柴此真儉矣大理頗是其言蓋三代以後傅姆之教廢婦女逸居無所誦效則一以奢麗相矜尚儉雖不及禮而夫若子

者仕則足養其康退則偕隱操作庶幾以約鮮失焉漢唐以來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而江東婦女略無交游自元明以後門第之譜佚北方婦道日返樸約而南俗日以侈靡東南大兵不改其故女次服妖光華駴目識者憂之太夫人嘗一歸其鄉被服雅則食飲不醲厚初無染於習俗而閒出大理之賜金以立宗田振餓者顏之推所謂儉而不吝太夫人有焉吾觀於太夫人而知大理之型妻貽子者詩教深矣長子潡仕江左不得志藏書爲東南最其仲湑奉太夫人居京師蒔花種竹以娛其親日與諸名士游而輕世肆志焉非太夫人之制節謹度何以得此哉今年四月太夫人年六十潡湑兄弟將奉觴爲壽余故舉大理治家之

誠與太夫人致福之由大書之以告世之賢士大夫此則佩綸之所以壽太夫人也

張母陶太恭人七十壽序

歲在丁丑江夏張參議偕其弟叔熯同舉禮部試參議選入翰林年二十二濁世翩翩一日聲名動輦下說者謂月卿尚書功成身退其德蔭宜與後昆而一二老成耆碩如洪右臣給諫吳子儁編修則並言參議賢母陶太恭人之謙敬均平實有合於士君子之行其福澤殆未有艾也咸豐之世廣西淪地皆賊尚書自牧令以至節鉞積苦軍中太恭人偕嫡徐夫人轉徙湘黔閒不常厥居徐夫人善病晚得叔熯適黔有寇警恐怖缺乳太恭人舍參議而以己乳乳之侍徐夫人湯藥致敬盡禮

昕夕罔閒桂林兵事甫定移尚書督滇　朝命敦迫就道義不返顧其家政條理秩秩皆太恭人理而董之周旋患難十餘年布衣椎髻未嘗享一日華膴之奉比庚辰尚書再起攝尹京兆由蜀藩黔撫復鎮滇池太恭人隨宦邊方始終一節己丑參議乃迎養至都尚書雖久膺疆寄清操壁立不名一錢詞臣俸薄僦居陋𢉆太恭人自奉儉約顧而樂之參議進珍膳必諭以惜物力獻錦綺之服卻而弗御猶躬親縫紉灑掃之役子婦跽諫然後已戚里交游益欽其德量焉比參議將除臺諫入白太恭人請命太恭人諭之曰汝世受　國恩當言則言其毋顧禍福瑣瑣爲一家計參議感激拜受於是侃侃論天下事有犯無隱直聲震海內巡視北城搏擊豪

强貴近爲之斂手　天子明聖列於九卿駸駸大用矣
卒爲忌者中傷以深文察休昔宋劉器之之母謂其子
曰諫官爲天子諍臣汝幸居此位正使得罪流放無問
遠近吾當從汝所之鄒志完之母亦曰汝能報國無愧
公論吾願何憾及志完謫居嶺表母不易初志史均賢
之吾不知世之論參議者視元城晉陵爲何如要之太
恭人之訓其子殆庶幾兩賢母之名言也伯子之子善
堉試守江蘇江南督府亦重參議名聘主尊經講席太
恭人安輿南來愛六朝煙水遂移家於斯既委內政於
子婦林恭人爲穎叔先生女賢而有文佐參議承懽養
志孫善都亦婉愉繞膝顧而含飴曾孫皆秀異端好其
家庭之樂乃更甚於京朝固參議之善於怡親亦太恭

人志量超然於仕已得失之故視若浮漚之起滅而無所欣戚於其閒雖習於尚書之身教歟而非胷次夷曠出於自然殆未可強而致也其康強逢吉宜哉壬寅五月爲太恭人七十壽閟宮之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參議有焉旣醉之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太恭人有焉佩綸與參議習敢本詩人之義舉其懿行之大且遠者約陳之以爲女教光

杭州郡館記代

浙江行省有會館在京師二舊館偪不居新館浙東西人士雜居之地隘不能容他郡往往各立私館以伺鄉里之入都者十郡皆有而杭州獨無仁和錢唐大縣也則自爲館於正陽門外之西珠市海甯別州也則自爲

館於宣武門外之棉花胡同而他縣徵辟應公車首歲路大都離羣而散處智心歉焉思建杭州館以比於諸郡國蓄之二十餘年矣夫古之爲仕者進而在上則大啓客館以居天下之賢士退而在下則散其黃金嬴餘以與鄉黨父老相樂智之謭陋不學謬以乙科游躋卿陪誠不能有所建樹以爲邦家之光其又何敢私　君賜以頗立產業基阯今齒益衰矣而歸心怦怦敢敬舉歷官所得祿奉買宅虎坊橋東爲屋若干楹葺其敗墉易其散材礱之塗之凡五月而功具則名以爲杭州郡館館距西珠市不一里相居止焉相羣侶焉庶幾一州七縣之士入國門而有閭巷之樂乎而智亦得以歲時與鄉人禮飲宴樂於茲堂大比之年得從諸英俊諸鄉

事敦古誼亦久客者之歡也智自庚戌入都不十年而江表軍興故鄉多事桑梓翦爲龍荒賴　王師電舉飈發郡縣次第克復於是士夫乃得保其宅里亦會仕途兢開舉額增廣而士之策名入仕者迹交輦下乃倍於道光咸豐之時今　朝廷嚮治元氣日復海船陸車紛輳京國智又安知十年以後不更盛於今日也智力薄媿未能崇大其館以盡容一郡之賢豪抑又聞之大輅始於椎輪崇山基於一簣則此館固一郡之嚆矢也其重門交户四衺九蓋則願以俟後之君子矣

淵靜居記

抑仲官翰林學於其宗老孝達前輩孝達名其居曰淵靜今年三月抑仲察守湖南矣送余北戌揖而言曰子

更患難久益習於情僞其告我所以自治與吏所以治民者余曰子豈不足於淵靜之恉乎莊子曰居淵而靜動顛而天治心也又曰淵靜而百姓定治人也夫天下之至動者水然而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汲之不增注之不樂水之性然人之至動者心然而無思無爲唯深唯幾心之居然心得其居於是坐室而觀四海處今而論久遠盅而用之斯淵兮爲萬物之宗也太守雖專治千里兼數縣其權輕易撓貴官老吏巨室强宗手上下懷輕重以嘗我者其變鋒出一言一事皆足以膠膠擾擾於心君子處之柔以和澹而出以深沈然後因其自然折奸豪之魁退猾禍之吏蠲除一切靡密煩碎之條教而使民不擾此固儒者之治而抑仲素所蓄積者耶漢

以來治尚清靜九卿二千石大抵皆善黃老言而儒者以經術緣飾吏治或且煩而寡要孰知夫莊周淵默靜明之指雖若原於老氏而去古未遠乃合於聖人之微言深義也因抑仲之行既舉吾所聞以達民之情僞而益堅抑仲之所養記諸宥坐將質之孝達而觀抑仲之政成也

宣化鎮武成王廟記

罷武學是也將士不學非也罷武成王封是也太公不廟亦非也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今在泮獻囚受成於學之典固不能行而肄師祭表貉爲位推造兵法者神之兵家以太公爲本謀則釋黃帝蚩尤之祀以祀太公其誰曰不宜世稱太公往往流爲神怪師之尚之父之

儒者有述焉於是一切權謀奇計皆託太公爲說而時亦用陰符圜法病太公噫神太公者果足以重太公耶病太公者果足以損太公耶其不知道一也生民以來道莫大於孔子尊孔子之道者莫嚴於孟子孟子之言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此以推其爲天下之大老則如伯夷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則如伊尹太公亦庶幾近聖哉必以太公之道爲異於孔子之道其視儒道亦甚狹小矣或者謂今之六韜羣知其僞矣今之太誓武成亦羣疑其僞矣安所謂太公之道者然而取買誼司馬遷劉向之所稱述舍其迹而師其意去其駁以求其純然後知太公之道之足以天下萬世也烏乎敬

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四言者盡之矣昔周公作周禮以成一代之太平大司馬之職常以歲時教民爲戰陳其於邦國之數天下之圖固弗周知一甲一盾一弓一矢皆專官掌之視之若煩碎而求之則貫通時太公以文武師爲大司馬疑章程皆其所參定其後管子以太公之法治齊今取其書以證周禮一一與經義合誠得其道而推行之國以富兵以强内以修外以攘一敬義者爲之本也唐宋之世徒知崇祀太公而教士作軍之法已蕩然而失其紀武夫喑噁叱咤則鄙古兵法不足學儒者高語性命又視卒服習器用利得地形爲末務至於藩鎮鄰敵寇盜之禍相踵而起則委諸天數之適然而烏知爲人事之不豫哉

明罷武學以爲士當文武兼備其言甚美然將帥以積資而武科以末技上不知所以爲教下不知所以爲學焉得可將可相可農可兵之材而用之蓋自儒與兵別爲二家不得其所折中文武相札之風溺於人心者且千百年而未之改也於是乎人材日竊將略日疏而世變亦日亟區區一廟之廢興抑末矣宣化自古爲邊郡要害鎮有遼金故廟神靈赫然將吏不敢替會明復立旂纛廟則舉軍牙六纛內之禡牙並行而祠太公如故

國朝以太公從祀歷代帝王而州縣武成王廟聽吏人葺治康熙間鎮將嘗一修之今日益圯保靖王君可陞鎮宣化久乃復新其廟使其客石儒珍參攷史志折以今之法度舉兩廡配享諸名將及明季所增之淫祀

悉汰之而廟榜及殿中十象猶仍其舊存古制因人心也更治其旁爲學舍置田儲書俾軍人之子弟來學焉若王君者非所謂不變今之法而得古之實者歟夫吾不敢謂入太公之廟者即能讀太公之書讀太公之書者即能明太公之道然而上谷突騎名天下久矣其風俗勁而尚武傻見慷闓亦將有以振動其耳目而入其心安知無豪傑之士油然而感挺然而興也余嘉總兵之能修舊祀因舉古司馬進士之法及所望於世者俾刻石以諭邊人

積廬記

安圜讀荀子勸學而慨然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謂其廬曰積廬

而佩綸爲之記佩綸曰積之義微矣哉而不見夫物耶翼而能飛角而能觸積也而不見夫人耶農而贏粟賈而贏金積也而不見夫事耶王伯之威德賢不肖之毀譽積之著也而不見夫時耶閱人而成世先古而爲今積之漸也是故天以積清地以積成道以積名聖人之作易也於數則積一而兩而四而八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至於無窮於理則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坤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困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吾家自　高曾以至吾　父兄世有積累吾與子承　父兄之遺緒謹身厲名期無忝於先業而佩綸墮家聲以罪廢天其或者鬱之久而欲使子高大吾之門閭然則

子亦慎其所積以迓天慶而保令名也夫

思補堂記

晉士貞子稱荀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爲社稷之衛孔子取之以答曾子之問孝復引詩而歎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補過者補上之過也然而古之君子安有不内省其過而能獻可替否者哉故出而裨國則詩人歌之雅所謂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是也居而治身則聖人許之傳所謂善補過者君子是也朱潊伯述其祖治命以志所願行力所未逮之事期之子孫殆與孟僖子差類潊伯名其堂兩世矣其父子之篤行潛學可知也昔嚴畯張昭論孝經於上前畯誦仲尼居而昭誦君子事上時皆多昭然顧覩揚名盡忠補過豈有二

旨耶思之思之山甫將明之才與曾子戒懼之學固一以貫之者也余以馬江之役投竄裔土方思務學以補前行則夫大易无咎之理當兢兢與潋伯交勉之矣

張蕖生西齋圖記

唐吳兢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孫樵掇唐春秋可以示勸懲者號孫氏西齋錄張君蕖生名齋之意不知視吳孫何如惜所藏萬卷所著一編與西齋並燼矣　先人守嘉興時君嘗與振事及官於蘇與古虞從兄爲文字交蓋所謂西齋者吾兄嘗屢至焉閱三十餘年少蕖同知始見余天津述兩世交誼而乞余爲之記昔郭明父府推穎州西齋坡谷皆有詩題之至今讀二公之詩則歸然如西齋之尚存少蕖以此圖

徵題世之名公鉅卿勝流文士歌詠殆徧顧藉余一言爲重耶憶壬申舟過嘉興愴懷先澤追想舊游低徊不忍去展斯圖花竹煙波宛然在目猶維舟西麗橋下時也圖凡三程東沈焯皆畫人其最者湯貞愍公筆

祭外舅朱大理文

維光緒元年乙亥春二月己巳朔越二十有二日庚寅女婿張佩綸謹以清酌庶饈致祭於外舅廷尉公之靈曰嗚呼星晻斗杓雲寒天目藏劍躍龍居廬止鵩廣樂潛迎仙龕遠築有道沾巾所親皆哭伊公先人爲民造福俾侯于燕吾鄉尸祝公稟貽謀用大其族視草三霄弼刑五服限促塵沙奪公何速在公鄉國耳公才名從公家衖溯公生平童牙振采弱冠蜚英侍親官舍泊然

寘營手八千紙閉户自精郡舉廉孝廬直承明農曹觀
政劑虛酌盈公卿引重寮寀心傾特達之知自樞省始
草檄十行飛書一紙校速馬工潘詞樂旨亦伏呈符妖
熸枉矢外撫奇肱内鋤鑿齒五道行師軍書填委公肅
朝衣辨色而起鵠立通明從容助理有大詔令悉公撰
擬決策運籌一如上指内相聲華時莫與比方叔視師
遼陽出次公贊戎行周旋鞭弭武庫禁兵森然蘭錡績
紀太常以告　天子不次殊榮有自來矣公既積功掌
制十年迺由郎署裁裁七遷始典鴻臚儀則罔愆旋歷
司宗玉牒用編爰持英蕩文教斯宣材羅珊海珍剖珠
淵爰修方策武烈斯傳岐蒐十鼓唐雅一篇　帝曰俞
哉予有疏附宜老其才久領機務鵷列頻移鳳池如故

公盖感激得所展布顯揚令名遠悲永慕終制重徵謁醫者屢頻欲乞身遂初用賦思動秋風　恩來湛露大理崇階洊承知遇未獲養閒疾乃沈痼除官十旬大夢忽寤惟公慎默駒駒其度孰測汪陂孰詢溫樹密勿參謀弗能悉具檢公遺書覩公手記日所見聞油素潛識百郡賢良中原將帥若考尊彝必辨其器下士罪言名臣奏議若蓄錦績必儲之筍法令弛張郡國建置本朝便宜中興故事排比摐摐罔不賅備三復斯編想公素志才若果伸焉知所至矧承庭誥業富緗緗龍威靈寶石室斯藏假之閒福俾老江鄉結廬五畝買山一房二分水竹萬軸琳瑯藥鑪茶竈二子侍旁經傳劉向說衍毛萇鍼肓起癈神明以康天胡吝此悠悠彼蒼嗚呼

哀哉國恤倉黃萬靈失據鶴語堯年龍攀軒馭泣血椎心悲深士庶矧公近臣若何酸楚矧公病軀能無增劇黃鵠不飛青鸞自翥楞伽誕日維摩寂時即生即滅歌斯哭斯生疑降昴歸或騎箕公乎何往颯杳靈旗我始入都曾未識面執貢余文重叨愛眷白望深慚門材濫選敏中未婚聖予有硯自奉光塵偶陪曲宴強起振衣談深忘倦終以在告少割依戀來日孔多匪難數見曾幾何時總帷展奠媿我才輇獎借過厚悵我緣慳追隨未久蕩蕩雲天茫茫山斗既痛知音況託甥舅士近無乾天高莫叩何處招魂酹公卮酒哀哉尚饗

祭宗氏姊文

光緒十有一年七月庚申宗氏姊歿於杭州告哀戍所

佩綸感泣踰月仲秋庚寅始爲文以祭之其辭曰嗚呼哀哉甇甇鮮民無母何恃恃我先生一凡二姊七年之閒相次以死叩心長叫截腕斷趾惟君之德宅厚稟純爲婦妻母宜室家人法當貴壽必於其身二豎之來如讒障壅身慮無聊四支酸重狂水登貴食不巳膧余戍北征及君增篤生死須臾樂憂信宿入不芴魚而敢囚服湘纍女嬃牢愁中觸心知訣矣制淚不哭秋霜古堠雁集崩牆肅肅孤羽匆隨其行筮瀆龜厭疾不可禳魂兮有知乃不忘我離其故居幽都將下飛雪千里曾冰峩峩魂不可來忍祭於野嗚呼哀哉木之將大技葉扶疏水之將竭流別乾枯賢者殂折存者昏愚衰門多釁人與天與夜波有鯀風林有鳥胥靡登高愴此羈孤鳴

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祭酒文代

維光緒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門人張人駿謹以淸酌庶饈致祭於故國子監祭酒浙江學政劉公之靈曰嗚虖我公海內人師有覺德行無窮教思學積於躬道睟於貌曷云告凶勿期勿耄　惠陵之初從公於京褎然應選五十知名榮集諸生洵挈二子翰林鵷雛上國杞梓　天子知之命典太學太學乃和衣逢容愨會稽有箭禹穴有書　敕公衡材以厚其儲送公公泣攬鬚指鬢謂古請老或乞鄉郡惟越與吳一水而近報政吾歸知止吾分烏虖公度坐之如春烏虖公文味之如醇晚年考閱精强過人胡奪一老舍寄返眞公於吾家子師

父友公哭吾父弔祭加厚一夢星終同止於酉三年心喪終身服受承學之士哭公而哀愛篤知尤肝肺若摧華不坐隅絕不枕膝欲賻無財欲誄無筆筆枯淚溢肴薄誠豐事公如生幽靈其通尚饗

祭黃布政文

嗚呼士民痛公如痛其私野祭巷哭者浮江逾沔入渭以達於畿吾欲累行表德乃口呿心噤而不能一辭雖然公之名滿天下而志量則非流俗所能窺方四府之交辟依依親側爲孺子之慕而不忍離泊然靜修垂四十載故貞定之性剛勁之氣雖老而不衰其應詔而起也炳若景星之一出而威鳳之來儀至則猜禍之吏望風解散飢溺垂斃之民已登臺而熙熙父老額手歎其

來暮豪右貴近陰不便其所爲然而謗公者目爲褊急忌公者指爲專亢讒夫高張一簧兩舌卒不能得其過之纖微則其生平立身爲政之本末乃較然而可知嗚呼冥冥造化孰與綱維或使或尼遽止於斯豈奪公之速也而何用公之遲吾嘗游五湖登太華蓋頗識三秦之魁傑與三吳之振奇至今誦其條教圖其形象謂去後而彌見思何況荆襄之再至歌詠其德者固將與漢水爲無盡而屹方山以不摧然人知公之澤被於東南者爲父爲母而不知其教之被於西北者爲儒爲師其潛其見皆協於時其言其德不朽奚疑吾之哭公者匪知舊婚姻之故而實海内有識所同悲孔子出涕曰古之遺愛當之者非公其誰

祭李外姑趙伯夫人文

維光緒十有八年閏月十四日女婿張佩綸謹以清酌庶饈致祭於外姑伯夫人之靈曰異人挺生天合其耦百福孔皆承以忠厚夫人之來三吳始平相國治外內不暇營脫珥晨興撥煩剖密如百萬師肅以軍律先姑有言孝兼子道釆蘩初歌內則再徙文正有言政兼相材靜與坤翕動而溟開　國倚元臣家資賢助三十年中根深柢固我賓貳室以見證聞名其大德寬慈儉勤時稱夫人儒門四世曾不自盈以和姒娣時榮夫人副笄六珈曾不自溢以儆驕奢東閣之開萬流所仰斥祿散財潛佐延獎下逮侮獲旁及孤嫠有節於己勿倦其施子孫繩繩教誡井井明月當天忽翳其景烏乎哀哉

光緒十四我來自邊謗滿天下衆不敢賢夫人相依亦具深識申以昏姻毅然勿惑始終無閒恆情所難愛女泣血感此沈瀾烏乎哀哉神采如常微疴遽篤彌留顧我意若有屬壯心已矣道與時乖欲酬知愛誠鬱中懷詠拙於辭祭嗇於禮獻欷一觴靈其在㞐烏乎哀哉尚饗

祭外舅李文忠公文

維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十月晦日壬戌門生子婿張佩綸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太傅肅毅侯外舅相國文忠師之靈曰烏虖哀哉公以一身爲國輕重蓋三十九年於茲　朝廷賴其勳德中原服其聲威要荒覘之爲向背世運視之爲平陂長江巨海之量青天白日之

爀高掌遠蹠剗二千年未有之宏規通商惠工選兵厲械百廢具舉獨至鄰敵之交審量彼己往往以柔道行之 國家無事迂儒橫議攘臂交口以相是非譏謗雜起而公志不少移功過嚴繩而公心不自危及乎禍端猝發中國不絕如綫 天子蒙塵於外左右審顧欲畀以旋乾轉坤之任將舍公而屬誰公則流涕奉 詔有疾不治蹈不測之淵過方張之燄解紛排難卒談笑而指麾易干戈以槃敦雜狗馬之血既歃宗社定矣而泰山則頹赴告所至 兩宮垂涕萬民巷哭即四裔君長上下亦且震駭而歔欷鳥虖哀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公固身往而名垂後死者獨徬徨於斯世之事變能勿廢然以歎憮然以長思昔我 先君孤軍轉戰始識公

於廬肥患難定交　先君爲公設醴公亦投以絺衣死生貴賤之異態公獨念舊而依依訪　先人之敝廬慨然謂廉吏之不可爲泊不肖以翰林上謁喜故交之有後乃深責其來遲立談之下示以爲學之次第曰此湘鄉授受之精微上疏則屢稱其直歸葬則更助其貲從容侍坐談天下事年少氣盛侃侃而進危辭流俗所不能堪者公雖變色欲起旋温然而意怡賓僚燕見或及不肖姓氏輒歎賞其瑰奇東陵道上評隲當世人物雖盛名或見鄙夷已而拊吾背曰子之於我大體相似然而磽磽者易缺皎皎者易緇尚其斂剛鋭之氣忍氣負重進而以我爲師再拜受教終覺公之道大莫能窺其藩籬一蹶不振解左驂而贖歸旣聲實之俱喪猶薰沐

而被國士之知憂其流落不耦妻之以愛女而周恤其私謂士必槃錯其根節盡養晦而待時焉知含沙射影迫以七年之放逐而僅餘此三月之追隨公之疾也分當偕諸子以趨侍而留滯於江湄公之薨也義當徒步千里以往弔又憂讒而畏譏烏虖哀哉道之將興也才與運若相資道之將廢也時與命若相違欲竟公未竟之志力既弱而身又早衰九原不可作長抱此恨以沒世而已其何能副公之深期北望神京感痛悽愴亦既永負知己而爲社稷生爲社稷死如公者其又何悲尚饗

通議大夫安徽按察使張府君墓志銘

府君豐潤張氏諱印塘字鑑湖一字雨樵明永樂二年

始祖諱德賢自山東海豐遷縣西南齊家陀譜系中闕
其可攷者自明贈文林郎諱臣儒至府君蓋十世　高
祖諱嗣浚　曾祖諱棟均縣學生　祖諱灼三世以
府君貴　贈通議大夫安徽按察使　高祖妣董　曾
祖妣董　祖妣董　繼祖妣靳均　贈太淑人嘉慶三
年二月六日　府君生里廬九歲　祖妣董太淑人卒
踊哭幾絕族鄰異焉十五補縣學生員中嘉慶二十四
年舉人道光十五年大挑分發浙江知縣歷景甯建德
丁　繼祖妣憂服除署海甯州知州補桐廬未之官署
仁和縣事二十一年海上警將軍至徵求無藝　府君
悉裁以制觸將軍者屢矣將士以此悚靜無譁迄事耕
市晏然巡撫劉公韻珂薦　府君可知府　宣宗召對

詢夷務　府君極陳時弊已退復呼入更述沿海要害
處　諭勿退時稱異數補石浦直隸同知終　祖考喪
擢知府署杭州府事二十八年嘉興豪倪錫林等抗漕
徙市拒險戕兵役知府不能制秀水知縣白巡撫吳文
節公果張守往無煩兵文節夙器　府君亦奇知縣言
即檄　府君署嘉興府事遂縛倪錫林等具疏州縣浮
徵及知府所得漕規上文節盡汰之推行諸府漕弊一
清官吏旣不能倚漕為蠹後數年浙江始海運矣二十
九年補温州　上已授　府君安徽甯池太廣兵備道
留治嚴紹嘉湖四府振全活無算兵備道監蕪湖關剔
稅弊察吏胥毅然不為利奪兼攝安徽按察使法稱平
咸豐元年吳文節督雲貴應　詔舉人才薦　府君擢

雲南按察使會粵賊烽及湖北安徽戒嚴巡撫蔣忠愍公留　府君協防　府君請調客軍選將領鑄火器籌饟需練鄉兵扼要隘蔣公以聞而總督陸建瀛劾將張皇誤寢不行布政使李本仁亦忌　府君蔣公内慚移　府君廬州解之三年陸師潰安慶陷暫護巡撫僑置行省廬州旋調安徽按察使行縣至集賢關而賊蔽江下以五月四日復掠安慶巡撫李嘉端夙望　府君遂以府縣罪坐　府君也然是時　府君已合鄉兵攻賊初七日復其城李第言賊逸而已用是絓吏議人皆為　府君冤　府君終不自辨有　旨仍署按察使李罷江忠烈撫安徽忠烈故嘗為秀水知縣請　府君於吳文節者也　府君聞忠烈至則大喜請江公視師自城

守江公不可以十一月十一日入廬州翌日而沙河師潰賊遂犯廬檄四出徼援　府君軍先至十七日與故壽春鎮總兵玉勤壯公山師而攻賊奪賊十餘壘旌旗交城下玉公遽没於陣　府君收殘卒與今大學士李公鄉兵往來擊賊他援師不時至至亦無一言戰者獨府君軍護糧道出入詔令軍書更二十餘日圍益合舒興阿和春猶爭權相傾　府君病矣驟言戰大忤和春意十二月十六日城遂破江公死之　府君初以江公故卑事客軍移師徽籲惟恐不得當至是憤甚既欲江公軍中即坐次責和春罵之和春素驕怒起欲收府君軍　府君曰若尚謂我戀此官耶遂不謝投劾徑去道出徽州浙江軍方防徽浙撫強留　府君而欲止

安徽饟毋發　府君固爭之不能得　府君性伉直舉
止端重有威服官垂二十年能以正論折長官長官多
當時名賢往往得行其志所至以嚴明爲治禁豪猾捕
魁盜赫然不撓遭世挫抑終不肯屈身求容江公之歿
鬱鬱內傷既見賊日熾而疆吏無體國者憂憤塡膺加
盛夏治軍觸暑病遂篤四年閏七月六日卒徽州南源
口舟中春秋五十有七遺命毋請贈卹時家人避地嚴
州諸子幼佩經最長僅十一歲竟無一人侍左右者烏
虖痛矣　妣田氏　封淑人灤州處士秀實女孝謹慈
仁生平處富貴益下處貧約益峻渾然不見喜怒之迹
年六十九同治六年六月十二日卒於蘇州垂歿坐而
語諸子當持正不苟毋蕩於富貴蓋神明不亂如此生

母毛氏浙江諸曁人　封太恭人躬勵煩辱督諸子
嚴困苦中不懈庶母李氏籍遵化　府君棄養年未三
十秉禮正恪以節見旌年四十八卒蘇州同治十一年
七月二十八日也後三年光緒初元佩綸官侍講　貤
贈太恭人時　毛太恭人始就養京師稟　府君及
田淑人教教子若婦義法秩然終以更患難久目疾肺
疾緜延歲時竟不起光緒五年四月六日卒年六十距
府君之喪二十有五年矣佩經兄弟扶服歸里上地
八戶莊東將以光緒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合葬佩經泣
詔佩綸曰諸子之葬親也不及於禮乃不敢請銘於當
代賢人君子汝宜為志佩綸謹述大略並列刻系屬藏
諸幽宮乃濡血而銘曰

粤有君子生湮之湄秉質勁直康公有威銳意滅賊年命不隨命雖不隨百姓懷思獨久於浙至今報祠桐鄉不葬帝所是依土剛氣義藏神在茲母氏合祔堂封巍巍烏虖後人尚崇護之

兩浙錢清場鹽課司大使宗君妻張恭人墓志

恭人豐潤張氏安徽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諱印塘之女通奉大夫上元宗公諱學梁之婦兩浙錢清場鹽課司大使得福之妻子三人尭年江甯府學附生禹年殤鶴年女二人蕙宜蘅宜光緒十一年七月庚申以疾卒杭州宗君與佩綸書曰子之姊歿吾無以立吾家矣子知姊者宜爲志烏乎吾忍志吾忍不志姊孝友慈厚根於其性年十二三讀書工繡寡言笑如成人　母田夫

人　毛太淑人偶疾侍湯藥輒不解衣諸弟或見撻下
氣柔聲以請　母時爲霽顏不得請則按摩其體節且
泣且勸勉及辟地海門家貧窶無以自存姊執煩辱茹
苦食淡推甘膬與弟妹以爲常從兄古虞自泰州見宗
君賢而有文以姊妻之姑劉太夫人已前卒事舅以敬
接諸姒以和宗氏固無閒言矣從官浙江浙江　先君
之舊治也士大夫家及見吾　母者覩宗君之內政咸
以爲庶幾吾　母之遺型自奉樸儉不惑於靡侈而能
以財施人力不足或賣衣物以濟之終其身罔倦諸子
就傅夕而問所業進即色喜爲加一殽不中程即爲便
坐對案不食述外祖母教諸舅時語繼以涕泣以故諸
子不待譙訶不得不自勵於學浙之人士至京師者稱

宗君則必及姊佩綸乃歎姊之進德而少時之知姊者不盡也十一年春省姊杭州姊病篤矣入其室純如秩如乃歎人之稱姊者猶不盡也烏乎姊生平所踐皆庸行播之詩歌列之傳記初不足以爲異吾獨難其迭處約樂數十年而不易其常是以苛疾歷年自族姻以至臧獲莫不走羣神問卜筮以冀其生而欲累德表行則雖最親之弟言之煩且悉而終不能畢舉悲夫姊二十二而嫁四十三而卒十三年十月壬寅葬常熟縣南一場一都四圖玉蝂泉下土名楊家山弟佩綸爲志如此

二姊事略

姊張氏弟五名佩紫　先大夫第四女也幼而孝謹寡言笑　先大夫棄諸孤舉家流寓杭州咸豐十年粵賊

峰及武康　母田淑人集家人爲避地謀姊獨前曰今賊氛已逼倉卒不得達於他竟不如男皆出女皆留城破則皆死之　淑人悚然異其言已而僮奴皆散兄佩經密以家財聚輿夫數十人受教約復具舟於湖上以達紹興城陷之日舉家淩晨乘輿犯關而出姊及佩綸後至清波門望見賊姊推佩綸下曰吾不可以生隨一老媼逸去姊自輿躍入城河中死佩綸年十三跳而免避兵至留下張玉良軍復杭州佩綸獨身偕樵者入城得姊骸於河中時三月大雪姊兩手握雪蟲蚋不敢近面色如生距死已十日矣佩綸無力得棺乃至故宅以姊所愛藏畫長笥一及衣二襲復之河側覓舊媼二爲姊易衣而歛之遂葬於清波門外之雞籠山側時姊年

十九歲於衣閒得市一書其上曰前安徽按察使張諱
印塘女死此見者收而埋之烏乎姊之志蓋素定矣姊
於諸弟中最愛佩綸督之亦嚴其没也佩綸實在左右
悲夫弟七姊佩紉亦静慎嘗刲臂療　田淑人疾以此
體日羸乙亥没於家時刲臂療親者例予旌表姊告家
人曰五姊當旌吾非其據也如旌我我死不瞑矣南皮
張君孝達與佩綸善聞而哀之為作豐潤張二女傳鄉
人某御史欲采五姊死烈狀旌於朝佩綸遂不敢為弟
七姊旌從其志也

中憲大夫刑部奉天司主事王君墓志銘

閩縣王文勤公以清望著公孫仁堪仁東復以文章志
行有聲京師於是海内盛稱閩縣王氏而推承家昌後

之故厥惟子恆贈君君諱傳燦子恆其字以縣學生員
累試黜於有司咸豐朝文勤出撫山陝督四川則詔君
曰科名以致身耳爾佐我得所藉手何假一第君遂不
復試凡文勤奏疏吏牘輒君草創而公潤色之以終文
勤之世文勤移粵道病君自陝單騎走數千里侍湯藥
文勤與袁夫人相繼卒於汾州比粵捻平南北道少通
君自汾入汴歷江漢泝章貢歸櫬里門既下窆躬致甓
石瘍生於肘烈日中畚築不已十年之中以親故出入
豺虎閒蹈不測之險者屢矣世以此奇君行或爲詩歌
張之而君欿然以先業中墜爲懼挈二子京師同治庚
午光緒丙子仁堪仁東先後舉順天鄉試丁丑仁堪以
廷對第一授館職旋督學山西距文勤已丑釋褐四十

九年巡撫山西二十七年故時論以爲榮君年甫逾五十也君始以議敘爲刑部主事奉天司行走浮沈二十年足迹不至貴人之門文勤歿無餘財君自奉儉約猶時時振恤故舊敦惠族姻及仁堪貴以疾解官越五年卒京師年五十有七實光緒八年七月君家始自江西清江遷福建故稱西清望以自別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某工部尚書謚文勤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袁氏繼妣袁氏封贈如例子四人其二殤仁堪翰林院修撰仁東內閣中書舍人女子四人長適內閣學士陳寶琛季適國子監生林開謩孫七人妻林氏前卒今存者周恭人初文勤公當道光之季以世變且亟引倭文端曾文正諸公爲友朝夕論思出入諷議以天下爲己任

及君再來京師視世變亟於道光之季而風尚頹靡過之則日以文勤與倭曾諸公之志節言行詔其子若壻俄羅斯伊犂之約仁堪欲有所言入跽白君君笑曰此吾父家法也汝勉之矣仁堪遂偕同館二十一人抗疏論得失卒更俄約君之教也平生寡交游謂諸子曰擇師友莫如京師陽湖陸編修爾熙瑞安黃侍郎體芳皆敦尚氣節命二子師之比仁堪兄弟名大起拜君者屨交戶外而君所器許者落落數人　先大夫與文勤同鄉舉余復與仁堪同鄉舉既交其兄弟而尤篤於闇學故能知君之深仁堪仁東將還君喪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某原泣而謂余銘吾父惟子其宜君有才子二嘉言懿行不患無傳故余獨闡其潛德以封之墓銘曰

晉處沖宋景叔與君三世爾族既固既安孫子蒙福

奉政大夫孝廉方正趙君墓志銘

君諱昇平字熙廷安徽涇人曾祖必昆祖良龍父友肖涇之俗近古當乾隆嘉慶之世士大夫務爲樸學類經明而行修農愚商愿各世其業民尚儉壹猶有先王遺風厚重多君子焉君故爲儒中年治生稱廉賈爲人孝友謹厚朱侍講珔雅重君嘗建學宮營常平倉輒以君爲植君亦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婦翟氏貴族也入門被君儉節乃布衣椎髻事蠶織以佐其家族鄙固推之矣粵賊犯涇君去之湖南婦兄詰方署巡撫吏民聞巡撫有上客爭來內交而君席門蕭然身食淡衣大布如故繇是淮楚之閒益知重君兄若弟死於賊君歸泣而告

墓出子孫以爲之後人無閒言時子仕楚守大縣而君
里居勤樸踰於少日出治農圃入以一經教諸孫歲時
伏臘策杖鄉閭與諸父老飲酒講禮以爲娛樂師旅饑
饉之後閱十餘年鄉有學社有廩道之茀者治杠之圮
者成胥君力也而子弟恂恂然族黨怡怡然猶不失乾
隆嘉慶以來之俗非所謂其教不肅而成者耶光緒初
元舉孝廉方正之士有司以君應徵優游不出者又十
餘年光緒十二年正月卒於家年八十有五初娶瞿氏
又娶葉氏子光斗湖南安福縣兼襲雲騎尉孫三人振
倫振聲出爲兄子鹿生後振興曾孫八人諸孫將葬君
縣北恭谿山隅振聲舉於鄉航海走居庸因其師績谿
章夢所以乞銘銘曰

允矣徵士躬行潛修慶緜善積福不回求　帝以物聘
天以壽酬其族將大吾銘諸幽

中憲大夫宣化府知府章君墓志銘

君諱洪鈞字夢所安徽績谿人曾祖錦文祖鴻緒父志慶仍世耕讀母沈氏有賢行君孝謹廉靖以母爲師服習儒先操履不苟同治十年貢於禮部又三年始成進士入翰林以編修兼史館與豐潤張佩綸最善閉户讀書不委曲從俗間歲必歸省母以爲常光緒七年大學士合肥李公請君綜北洋府事君無迮次辨論之才而參署五年事有不至輒相啟告忠懇篤誠甚見親重十二年四月以勞授宣化府知府雅意本　朝非所好也母督之行至則前政棼然君單車行縣盡罷餽遺供頓

所部皆驚邊郡去布政司遠屯糧軍驛猶沿明舊吏寖爲奸君鉤考積牘一一摘發中其隱微責令如額不則具劾十縣爭市穀馬積弊以錮宣化令夙驕不便君所爲君又舉其僕陰事輒吏獄詞相詆君益窮治之令恐解綬去其慮囚色惻然煦煦若家人語不妄予杖出俸錢儲經史躬據案與生徒講說邊人士迺奮於學期年之間伐山通道詰盜懲淫邦俗從化治務存大體亦能樹惠愛得百姓歡心方條上便宜爲邊垘籌永利而君遘微疾以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卒官年四十六妻趙氏子四人恒豫恒謙恒頤恒復女適汪君篤於師友嘗受業於涇縣洪運使汝奎洪君謫塞上徒步出關省之及守宣化佩綸先在戍所去郡百餘里輒屛車騎來顧

穹閭歲時存問不絕或延至官舍妻子供具歡洽殷勤家寄涇溪頗饒竹木時懷止足之義期佩綸成還君亦歸覲終隱天乎此酷遽隕中身癸未一月二子謙頤均以毀卒頤婦洪亦絕食死孤嫠僅存遠邇驚怛福善之理於君而爽吁可痛也恆豫來告將以十五年某月某日葬某原惟佩綸知君其忍不銘銘曰

酷吏之酷如狼牧羊使君之來如渴得漿遂以勤死天視茫茫民則神之祠君學堂雖折而壽雖晦而章銘幽載德爾後其昌

直隸大名府知府陳君恭人王氏墓志銘

光緒八年雲南軍需獄起實御史長沙陳君啟泰首發其奸君將上疏時以事連貴近恐驚太夫人其婦恭人

進曰自子爲言職上一疏則姑加一飡且日以忠直勗子當官而行何懼焉君意始決當是時輦下肅然久之出君守大同大同仍歲凶荒飢者無食寒者無衣振貸不能給恭人習於女工復白君出綢絲作布法督民間婦女紡織一革侈靡游惰之風三年政成大同絲布遂爲九邊利陳君立朝治郡所以名聞天下者恭人爲之內也恭人王氏與君同邑父曰廸光咸豐元年舉人貞靖不仕贈公聞其女賢爲君聘之年二十三而嫁四十八而卒光緒十五年二月十六日也其明年八月十四日葬恭人善化琅黎鄉龍子原恭人性孝謹順於姑宜於夫子和於娣姒仁於諸妾厚於內外六姻自嫁至其歿未嘗有驕謟欣戚之意見於言色體羸善病生一子

而殤庶子五人存剛存健存恪存厚存謙女三人陳君能文章述其婦德甚備而豐潤張佩綸舉其尤著者爲之銘銘曰

牛衣一泣兮剛或折而柔家織好布兮追工女之譽雖直廉之初秉兮幾中撓於婦謀何恭人之偉識兮事君事而憂民憂嗚呼噫嘻儀不忒兮壽不酬魂升天兮體魄貞於是邱垂永久兮吾銘幽

中憲大夫陝西留壩廳同知陳君墓志銘

君長沙陳氏名文瀓字勔庭今大名府知府啟泰弟也曾祖价英乾隆乙卯舉人山西平陸縣知縣祖亮嘉慶戊辰　恩科副貢生臨武縣學訓導父洪京國子監生均以啟泰官贈通奉大夫國學君生五男子君次居仲

少而工書學業該博尤致力於馬氏通考以孝友有聲
庠序閒文不合於有司俛得復失遂棄去敘西征功積
官同知分發陝西光緒二年擻管善後局司西征糧餽
兼捐輸振務歲出入恆數百萬米鹽凌雜吏叢奸利君
鉤核井井積忤於同僚大府更代之際或搆蜚語擠之
及案驗簿記燦然庫藏唯謹無纖毫私大府歎異益重
君七年以勞加鹽運使銜升用知府榷白河釐稅其商
賈輻湊甲一省折納銀泉上下其直私入相仍也君一
切蠲罷所賦倍常而商不擾其年補留壩同知署鄠縣
事未三月清積案百餘而其任留壩最久得留壩民心
亦最深留壩自乾隆三十九年始升爲廳地介萬山中
當西南孔道土瘠縣煩舊有所謂東茨經費者數倍正

賦貧無力者稱貸輸官率子母相等民不勝病君至立革除之設裕民所斥俸入爲倡諭富民輸資略取青苗社倉法貸者衣若物春質秋贖視豐凶爲之息鄉老董其事歲一會於官以少半當粜炭而以餘儲備緩急民大稱便君曰官裕民奚若民自裕邑山多田少當求物產以資生乃周歷山谷作種橡說及山蠶四要道民募工若師制機教織官收絲帛以鼓舞之復相隙地藝茶荒區日阜矣當是時啟泰由翰林御史出守大同亦以紡織利邊吐秦晉閒稱大小陳焉廳俗樸陋歲科試附鳳縣閒得一二人充數而已君爲建書院儲經籍萬卷延名師督之七年儒術彬彬出鳳縣上遂詳定學額留壩有學官自君始山徑旁達隴蜀盜出沒略人君廣張

耳目遮閙道逐捕之盜藪以清嬰婁老病皆有常廩邑猝苦潦則以工濟振祠廟溝渠之政畢興爲政初若苛碎久之民安其教愛敬之如師如父母君亦居官如家視民若子弟然十七年巡撫鹿公傳霖以治行聞得
旨送部引見明年調署潼關廳士民遮攀泣送至境外次長安遽卒光緒十八年閏月也年四十有九留壙之民巷哭野祭喪之歸有五晝夜徒步千里會弔者母氏熊封夫人初娶李繼娶梁均封淑人子存質存實女四十九年十月初四日葬縣北同羅山之原二十年五月
詔以君在任十年教養兼施不媿循良之選宣付
國史館立傳於時大名來請銘銘曰
漢多循良道久成化今也不然席無煖坐紫柏之山欝

鬱葱青中有人焉發其秀靈吏職精能神明內槁澤流一方輪摧中道煌煌詔書累德章仁揭之新阡以慰秦民

合肥張童子碑銘

張繼霈字曰迎甲吾友楚寶之適子也生十年矣丙申四月七日病咽而死楚寶執禮甚固即以其日埋諸清涼山下不入於兆域不具陰童之祭余往唁之色戚然而言動如常余惟三殤之禮在古從略然周公之於史佚孔子之於汪錡皆原情準義以造禮未嘗以爲過也楚寶無他壯子迎甲又岐嶷孝謹稟於自然天嗇其生而復寂寂以湮之於後父子之情得無太惄歟諸長老皆曰然初楚寶學於汪君士鐸營竹居冶城山側脩然

有忘世之志年三十一始生迎甲明年舉孝廉孺人稚子相顧歡然讀書奉親益絕外慕而舅氏合肥相國迫之仕建威公致其孥以北義不能遽去朝鮮事起言者撼合肥因交攻楚寶時方奉建威之諱麻衣泣血鉤者在門獄連年不解迎甲畢九經通諸史矣不為羣兒子戲恆依侍左右牽衣伺顏色皇然如有深憂者既而楚寶有疾侍其母終夜禱天欲以身代族黨以此異視之父病已而迎甲之病作矣余客天津以楚寶職事繁不能數相見海內名士交楚寶者必譽迎甲余於後生小子不欲輕相假借心識之而已及余與楚寶先後被論遯迹秣陵冬春之交過從始密兩見迎甲於病中器宇凝重疑不類夭折者然而走千里之醫致百金之藥卒

亦無效也豈造物以世恵方殷非一手足所能爲烈慮
楚寶守愚叟叩石之志率子孫雜然以殫究其業故雖
挫辱其身而禍猶不已耶抑彭祖爲夭殤子爲壽適來
適去迎甲而已返其眞耶昔中郎之銘袁滿來胡仲原
也託交世鄉謏及穉幼夸辭飾頌恒有媿色余以迎甲
有成人之度哀而畀之銘辭君子固無譏焉里系詳建
威墓表例不備及銘曰

神駒昂昂穉松戢戢筋角將成斧斤來集殃慶之徵非
意所及扼喉奪良天晦鬼泣東門非達西河非愚有子
不才誠不如無子才而夭問天何辜瓦棺塈周何古之
拘我有驕兒玉雪可念羇旅失之情不忍窆兩小魂游
誰與負劍攻石鐫辭永留悲憾

資政大夫二品頂戴大理寺卿軍機處行走朱公

神道碑

公諱學勤字修伯仁和朱氏其先隨宋南渡定居唐栖之豐田介杭湖兩郡間五世祖諱世榮領康熙閒鄉薦爲南康令有聲曾祖諱華祖諱椿均入仁和縣學故今爲仁和人考以升道光二十年進士順天順義縣知縣公生三歲而母卓夫人即世順義君遠遊教授師事伯父以泰借里中勞氏藏書晝夜鈔誦十年而學大成年十六應郡試學使姚公元之歎曰此陸敬輿馬貴與儔也侍順義君官舍質問羣經疑義盡傳父學咸豐元年順天舉人三年進士以翰林庶吉士改戸部入直軍機處補戸部湖廣司主事歷廣西司員外郎陝西貴州司

郎中鴻臚寺少卿內閣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宗人府府
丞大理寺卿稽查右翼覺羅學左翼宗學充同治元年
順天鄉試同考官六年江西鄉試正考官以金陵克復
功賞戴花翎以平盛京馬賊功賞三代二品封典以平
粵平捻方略告成賞二品頂戴先後典機密十有七年
而其爲軍機領班則與同治一朝中興軍事相終始咸
豐之季羣盜並起天下匈匈而端肅用事專務刻深公
卿遲行緩步以養望其才者鷹擊毛摯舞智相排以取
進公慨然時事之將變絜己奉公一絕請寄與邵君懿
辰王君拯閻文介公敬銘丁文誠公寶楨及一時魁奇
髦傑講求經世之學直廬夜宿發 歷朝詔令諸名臣
奏議讀之朝章國故日益洞明率以夜半趨直退而記

事餘暇以接賓客詢諮天下之利病將吏長短地形險易條分件繫皆有瑣簿湘軍初起孤危嘗以術調護其閒英吉利入犯天津公偕大臣使通州計禽巴夏禮置之獄恭王留守奏公自隨繾綣周旋用弭大難同治建元朝局清廓王及樞廷諸大臣均深相委重公意始得發舒每議大政引古今處便宜大臣輒采用之聲名達

兩宮閒騎賊橫行邊徼爲遼瀋患瓜爾佳文忠公文祥以軍機大臣視師辟公爲全軍翼長公部分諸將禽斬其渠率殆盡悔過自出者悉縱歸田里浹旬而定以奉天爲 國朝根本地吏治不戢實爲亂首條舉利害推行郡國關東便之直隸提督劉銘傳既平東捻引疾離軍及西捻擾近畿累檄不起公上疏責以大義銘傳

承　詔即出遂戡巨憝畿甸肅清曾文正公入都握公手曰學足論古才足幹時後來之重器也天下既定公處輦轂踵承平故事漸即便安而一切軍興權宜苛碎之政時當有所張弛三上文忠書極言外侮之亟國用之殫人才之消長深切著明時人比之賈誼以九卿久居中駸駸大用矣而公才氣淩厲遇有所不可輒偘偘與長官力爭沈文定公桂芬參政憚公名高不能屈也而心內不平十二年秋京師大雨郊甸苦饑溺公疏請發帑五十萬振濟　天子俞之及苑囿議起言者以蟄直觸怒當擬旨切責公以其語樸忠不爲峻詞譙讓也久之　上感悟竟罷其役文定益以此猜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戇直時文忠久病公亦積瘁重腿既鬱鬱不能

盡展其志王公留之堅又不得去　穆宗毅皇帝崩公在告中疆起仆地病日增劇光緒元年正月四日遽卒於位年五十三初公官户部日以庫儲支絀作國用出人攷請俟賊平之後京師及邊海各行省用封椿庫法歲存三百萬以備不虞閻文介領度支據之作光緒會計錄而封椿卒不果行通商衙門始建公兼行總辦建言宜設商防文教四司今按國股分於名不順文忠不欲以通商爲經制議遂中輟佩綸預商政亟欲推明公說會使閩去國廬立海防一司而已其他所建明禁中事祕佩綸從公日淺不盡詳也三世皆嗜學劭古順義君兄弟尤潛擘經史求假善本手自勘校公益事捜討積聚篇卷最擅精博爲海内所推讀書過目不忘裳古

部落海裔地名詭異佶屈衮衮上口百不一誤有集三十卷讀書跋識二十卷樞垣日記十二卷均藏於家夫人同縣馬氏子二澂江蘇補用道滑署順天府治中北路廳同知女三長適蔡世佐季適王國楨中女歸於佩綸光緒二年二月癸未葬錢唐風篁嶺之麓越十五年始伐石以表墓道而滑來請銘銘曰

穀皇中興雲雷再造渙汗滂流公參視草滿室滿堂代言摛藻一詔風行蠻孽電掃公之經術受諸嚴君萬派匯納事賢友仁洞今邃古萃於一身贊世光國斂秋噓春貧羸弱萌獨權國用憂時而已有規無頌天吳跋浪公佐賢王斯禽斯縱以遏其狂銅馬負嵎公贊元輔斯懲斯蹙以止其武猛將可御餓人可蘇黃鐘之宮不協

吳歙天生隰朋爲管仲舌天生我公一朝謨烈來宣天口去攀龍髯巖巖大理帝所光潛官不及謚恩不任子豫於九卿中路而止葬公何鄉龍泓風篁湖水或竭公名難沒有李治中求銘昭功運有代謝功無虛藉兩山嵯峨一石陂陀更千萬禩吾銘不磨

居庸關道頌

古有九塞惟居庸天下奇峻㵎道之峽一人要百過者驅馳若避風雨辛苦委頓投足無所越八達嶺而北小陸逶迤猶斬山爲路羊腸數四有險必下諸部侯王四方商旅歲有隕墜漂失之害吏守其舊弟不敢治光緒十有二年四月績溪章君洪鈞出自翰林來守宣化涉歷山谷攬轡興歎以爲大易守國春秋視塗道在竝行

宜以時平易去民阨惠知延慶州事江陰章君成義有利人之仁有應物之智協恭和衷戒事致用始準舊轍捘之徒庸淫雨積旬山泉涌沸滮蕩殆盡羣疑嘖煩延慶憮然更循西山審察形勢屬役賦丈別開直道摧巖召壁讓水避冰壘石積土柔曲爲夷凡山道四十五里周折廣袤胥中繩墨轅摯不縊輪儆不瓶方軌連軫人馬相謀昔之側道褊狹林嶂邃嶮砥平矢直勞歌得休用泉二萬六千餘純用功一千八百餘日息其餘財爲水潦備告成大府上聞於 朝邊人惠安遐裔欣戴而宣化中道摧隕延慶亦養母乞歸於是掾屬州民念始事之艱劬懼後來之泯滅僉曰迹貿石門功瘁郙閣請紀丕績以示久遠乃作頌曰

軍都嵯峨設山晝防中拱帝畿外限八荒今昔異勢北
徼來王勇匪重閉域匪封畺禹迹敂道經涂有常孰舉
其職仁哉二章賓旅蒙福無敢相翔往詠𢔨𧷤來歌周
行險亦不可恃危亦不可忘德威隆洽亦世流光牧臣
司幽敢告合方

漢太尉南閣祭酒許君像贊

皇帝御極之二年丙子夏六月用國子司業臣鳴鑾議
以漢太尉南閣祭酒許愼從祀孔子廟廷甚盛事也雖
然吾有感焉許君當漢和帝時懼經訓之不明取籀篆
之文合之以倉頡爰歴博學凡將急就諸篇究洞微恉
博采通人成一家之言當世稱之號爲無雙後儒之述
經者莫或先也漢衰魏晉代嬗以迄於唐士大夫習於

文字章句之業不復治訓詁其閒一二訾古者如呂忱顧野王唐元度李陽冰之徒又皆變其文而不能稽其說剿其辭而不能通其意鉉與鍇也始張而大之而復狃於私意采流俗不經之字附而益之以亂其眞自是以降世無作者書益不足觀嗚呼許君之書之傳於世也若滅若沒若隱若顯綿綿延延千有餘載而不遂湮絕者蓋亦微矣我　朝通經之士前後相望其纂述古訓惟許君之義是庸往往飫其身而名後世許君之學於是乎昌矣惜其無以請於　朝而祀之者而卒有待於汪君也豈力不足歟信顯晦之有時歟雖然古之通儒碩士抱其道不能用於世殫精竭慮退而著書其身既沒名亦隨之與草木同朽汨然而無聞者可勝道哉

可勝道哉其季冬汪君使洛還闢堂於居之東偏三楹額曰景許圖其貌而祀焉余感許君之終能昌其學而嘉汪君之好古也既拜其像退而爲之贊贊曰

懿懿許君實爲經師範模羣聖翼而肱之漢之季年巧衺風發人鑿其智家衷其說惟我許君是度是營網羅百氏作爲一經盲者以視墜者以舉日月九幽江河萬古景君之德拜君之容馨香俎豆永永無窮

宣化蛇腰崖治道碑

雞鳴山之西曰響水梁峭𡾰當其北洋河出其南至蛇腰崖益狹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盛暑霖潦馬橐他往往陷淖中歲漂沒爲行旅患輿轎踰嶺者慄慄爲之下久之道爲水所漸遂不可行光緒十二年仲冬口北

兵備道滿洲烏佳君吉順宣化府知府績溪章君洪鈞議築斯道民皆欣然輸錙相屬宣化縣知縣戴作揖賀瑞霖先後董役伐山破石平夷正曲去危就安廣十一步袤二百九十四丈工一百八十日告成同時總兵王君可陞亦飭鎮軍疏西門外淤沙宣化左右彌望皆坦途二君因民之欲將以修治居肩商旅大悦爰刊斯石以示來茲

吳圭盦同年詩錄跋

圭盦子幼遺文其朋友之責乎余不能詩詩又殘缺失次以故久不忍檢校陳汝翼編修嘗與圭盦論詩甚合乃舉殘稿畀之編修亦弗忍過汰也前輩陳君伯潛悲圭盦甚日夜思圭盦則取圭盦詩日夜讀之曰以詩傳

圭盦非圭盦志也然其詩則固有足傳者在於是舉其
有關軍國之大及生平出處交際者斷而存之得詩二
百七十篇都為一卷手寫定本將郵付其遺孤而前輩
張君孝達嘗賦詩以弔圭盦因乞張君為作傳嗟乎圭
盦通籍以後交深莫如余而遺書滿篋學不足任校訂
之役歲月因循庸知不遂散佚而一二賢者乃網羅而
表彰之此則圭盦之行足以信友之故也余故先取此
卷刊之以寄余悲刻既成吳潘侍郎索圭盦詩古文辭
甚急然則傳圭盦之心固天下之公論也嗚呼圭盦其
果可傳耶其遂終於不傳耶

吳柳堂侍御家書跋

己卯閏三月先生就義薊州後一月佩綸遭　母喪橫

衙鄰屋僅隔一牆兩家哭泣相聞也烏虖先生爲忠臣佩綸爲不孝子冥冥之中何以教我悲夫　先生甲戌謫官歸里恪靖優禮之忌者或爲讒間先生家人頗聞其語實則先生還朝後恪靖使至必問先生起居生前聘書殁後賻祝有加等爲治命中恐公子惑於浮言故一及之覽者幸勿以辭害意成元白隙末之譏　家書緘封上有吳子儁老驥詩宜善藏庋語宜補入又有稱道陳伯潛王可莊兩君語亦宜補入王即己卯十二月初五日上封事者名仁堪　劉薊州枝彥甚才先生殁時衣行衣劉自解端罩朝珠斂之豸補用釆畫薊門地僻倉卒不克取辦也有富人自營柏櫬購爲先生葬具一時賢士大夫無不多劉者　先生甲戌西歸佩綸及

吳望雲吳子儁何詩孫餞之何作圍鑪話別圖紀其事坐皆有詩先生樂甚兩家眷屬曾相往來亡婦朱氏因亦賦一篇先生謁　惠陵日猶攜之行笥中公子之桓丼先生贈子儁詩裒衍成卷今藏余家遺疏稿別裒一卷子存公子處　書中所云契友阻止上疏者乃粵東陳君陳亦端士因初稿有未確語耳　先生之喪有壯士突入弔哭留百金爲賻問姓名不告而去故舊貴人乃無一至者不特薄俗可鄙亦可謂設用揣摩矣　公子旣葬先生薊州庚辰二月將奉母歸皋蘭出家書見示苴絰相對誦書輒淚下不止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顧與公子互相激勵無隊家聲爲異時相見地也

第一通系衡兵部參贊機務范語涉自贊考年譜崇禎十年考績封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配封夫人贈三代蔭一子入監與系衡合疑即丁丑制詞也公萬歷庚申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封實孫高陽草制此殆如魯公自書告身耳

第二通與李性參書見本集

第三通似致德州謝相書德州以吏部尚書入閣與書中由東銓而當揆語合集作與友殆以德州後入本朝諱之

第四通與朱仲韶集未收公與仲韶倡和甚多此書稱其父爲公祖似嘗仕於畿輔者仲韶本關中人以錦衣籍京師祖父蓋秦人非燕產也

第五通與吏部曹仲參書見本集天啟三年公父仁元公倅湖病肺公星馳往省至五年始起任吏部驗封司郎中崇禎二年仁元公守南甯未任致仕公以母喪起太常寺少卿是書有家君初旋弗忍遽出語殆起太常時書非起司封時書也

第六通賀陳益翁新撫臺集未收

第七通集中與孫魯山書也文不完

第八通集中與陳岵月書今郎以下數字集闕紙背文甚多惜不可辨矣

第九通集作與友書書中耆老即指德州疑是第三書所謂程長儒者

第十通集未收題曰致書大略蓋代吳中族人處分承

桃之事公系出文正見公所作仁元公行述及跋麥舟
圖稿
第十一通錄楊儀高坡異纂誠意伯事儀著是書時寓京師高坡胡衕因名嘉靖閒四明范欽所編煙霞小說八種之一故公以小說異纂並題也四庫總目收入子部小說家存目引錢希言檜園斥其誕妄云如黃澤爲元末通儒趙汸之所師事本以經術名家儀謂基入石壁得天書從澤講授直可謂齊東之語公之錄此非不知儀說不可信叔季之世思開國元臣書以寄慨耳
第十二通祭祖文已殘以代仁元公作故集未收
第十三通祭妹文公有三妹長景娰適城武知縣王稟誠子世德年二十四寡以節聞其子王孫錫撰公年譜

末記云舅氏與母氏兄妹大節俱足千古舅氏荷蒙褒錫母氏幽貞未揚敬書附以不朽此卷末附此文因忠魂貞魄所同呵護者矣

吳縣范長倩少參允臨罷官後築室天平之陽流連觴詠靜志居詩話稱其義田長以振窮宰木未嘗改列清門百代四姓遠不及也少參子必英字秀實康熙己未以博學鴻詞徵授檢討今觀公書乃知少參身後族中尚有訟事牽連考汪苕文撰少參墓碑徐宜人無子殁而擢命從孫能先主其喪檢討既生復還能先而終身待之如子書中所云公子即秀實檢討所云歸宗即能先也少參家事不足深論要之公爲不負少參矣李天經字性參與公同縣復同登萬歷癸丑進士在明官光

祿寺卿周忠介之被逮其邑人朱天完文學祖文隨行者有北行日譜附錄公書云盡力搜括九十金又邀同人王蕙嶽中丞五十兩張逢元司馬李性參憲副各三十兩此皆海內正人不佞同志忻然樂助者專使奉卹周公子是性參亦一時任俠而公於朋舊艱危之際營救周恤不遺餘力誠巨卿家風也朱譜錄公書四通均宜補入本集其云忠臣義士時窮乃顯使朋友一倫不至獨輕於世有旨哉有旨哉錢受之謂公弱不勝衣一旦持大議抗大節屹然與高陽定興並峙空同戴斗爲之生色然公生平遺文軼事咸歸忠厚則其自命之概豈待臨難始見哉余既與赫舍里提刑如山黃編修國瑾表雙塔忠井復題斯卷以質之博泉前輩

題王蘭若同年思雲草堂文集

柳柳州自評其文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歸太僕自評其陶節婦傳曰如嚼冰雪集中傳狀似歸雜記似柳皆古文不易到之境也君在詞館有聲以親老就外吏不諧於俗令餘杭久不調餘杭山水宅以君才治小縣彈琴而事辦則以其淵邃之學盤鬱之氣寄之於文故其詣如此

題龍松岑戶部所藏妙香先生臨王蓬心山水小幅

妙香先生畫世不多見謫居察罕與松岑農部交一日論書畫甚洽出以相示乃臨王蓬心山水小幅而其毛處澹處大似思翁臨懶瓚筆米元暉謂畫為心畫先生

經衕湛溪襟度超曠久與雲林居士冥契潛符所得固在畦逕之外也雲林嘗作春山嵐靄圖自題小詩曰秀色雲林畫未乾一峯天柱倚蒼寒玉人只隔輕煙靄三尺圖中正面看家方外謂元鎮又入巨然之室二米所不逮明風古障中展此幅便覺蒼煙秀靄如在江山勝處坐臥鄰不忍釋松岑言先生中年枕戈籌筆不復兼及藝事故家藏止此先生循吏儒林德言不朽畫史一席何足重輕然零璣殘錦散在人間者彌足珍惜矣

題龍松岑戶部所藏□□先生花卉冊

文人相輕乃成錮習般漫卿張子祥固有時名於先生非畫中前輩也修史之暇顧取兩賢小幅臨之其意趣之閒雅襟抱之沖虛流溢楮墨閒陳白陽衡山門人也

而衡山有臨白陽寫生便面衡山有題王石谷煙客後進也而煙客有臨石谷山水十二幅見異公太史手錄書畫冊學問無窮一謙四益名賢之不自滿假曲藝且然況其大者哉畫理精潔猶餘事耳松岑户部出此見示敬以私見識之

題羅念庵先生所書卷子

念庵與謝高泉書云往時喜書象山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言時候一段龍谿在旁輒欲更書他語心頗疑之每觀六經必先兢業戒懼乃知必有事焉自是孔門家法合觀此卷足徵念庵所養蓋念庵以主靜之說承姚江良知非龍溪蕩肆一派也癸丑距先生罷官十四年永陵既切念之而所稱乃在求仙訪道則亦非能知念庵者先生終不爲

分宜屈其進退出處視荆川尤高信主靜之功也甲申夏五愼生同年以此見贈何翅箴言宦上歸來篋藏書畫大半散失而此卷幸存則仍以歸之愼生聊志數語以明念庵之學派焉

跋邊潤民師宋拓聖教序

晉右將軍　右字南宋微泐北宋完好此本右字無損

滑寒暑　形潛　兩潛字末小横俱長出小直外者爲原石重撫本失之

故知　知字口旁北宋尚完此本爲妄人以墨塡之乃成全璧之瑕適

佛道崇虛　王良常云道字首二筆中斷徧檢覆刻皆絶無有以此爲定百無一失　覃谿先生蘭亭攷崇字

必以聖教爲圭臬所見宋拓精本數十篋惟華下郭允伯本後歸吾里米紫來此其崇字最分明山下右點似掩去上半狀今以覃谿所影郭本崇字與此本對勘不差累黍何幸見之

紛糺　舊說南宋已泐完好九分者北宋鐵治亭本今歸商城周氏紛糺微刓號稱唐拓此本紛糺尚存六七分

大教之興　真教兩見　聖教缺而復全　四教字孑均破合之三奧俱全足爲宋拓的據

升木　二字收筆北宋始不損此本完整

聖慈　鐵本不泐此本慈字已泐舊說以泐不泐別北宋南宋則亦太泥

羣生　羣有　兩羣字均破蘭亭考詳矣
德被黔黎　覃谿云左筆自上直垂一綫之中間別加
横插一小撇以見其雙人旁字此必宋初拓本乃能彷
彿見之宋拓稍後者已不可見此本一小撇極爲分明
久植勝緣　鐵本緣字泐此乃以他處緣字補之
何以　南宋已殘何上斷痕連緣字左旁北宋則否此
本因割緣字並何字之右亦割之截鶴續鳧祇爲累耳
深　水旁上有重點前人所云複啄痕此本爲妄人塗
去其痕猶隱隱可辨
內出　出字南宋僅存下半一小横六分完者北宋也
然香光已云未寓目矣此本出字以墨填之
行深　翁攷宋拓最初之本深字中點亦已損失至垂

拱而治治輒以兩治字上點亦闕疑上石時御名闕筆與世民字闕筆同例覃谿亦以爲損失則拘矣

碑斷時代王敬美以爲元末國初曹秋岳云宋紹興二年何屺瞻云明成宏間王述庵以爲萬歷乙卯惟孫仲墻金石志以斷在明天順中揚大瓢翁覃溪均主其說良常攷之未審每以斷不斷爲宋不宋之據非也

潤民外舅師示觀此本因借蔣仲蘺鐵冶亭兩家藏本對勘鐵本自勝蔣本良常覃谿均定爲宋拓其紙墨精神遜此不可以道里計洵可尚也世動謂孟津西安兩本足以亂真要之周鼎康瓠黃鐘瓦釜自當有別寡識斯淆耳蘇齋憒僞刻蘭亭之衆謂得一宋拓聖教即可作山陰原蹟觀可作趙彝齋落水本觀可作趙松雪獨

孤本觀豈過論哉承師命遂識其末

題顧仲瑛雪篷圖

玉山璞稿僅存一卷鮑以文輯逸得四卷惜未收此詩集中有題蔡山人隱居一律云維艇正看黃葉落開尊時對白漚斟可以想其高致矣吳淞舟居最樂而時丁元季一時名士勝流汗漫江湖以爲全身遠害之計非剡溪雅興比金粟此圖未署年月但云作於不二室中時茶陵李祁隱永新山自稱不二心老人仲瑛不受張士誠僞命避地合溪足與希遠並重諸題均名人再同編修更補蕭元則一詩蕭規爲此圖增價仲瑛有姪良用亦精繪事嘗臨趙魏公霜圃泛舟圖仲瑛題之不知尚在人閒否者古如再同當隨時物色也光緒己丑夏

五

宗湘文觀察所藏豐潤牛鼎跋

吾鄉牛鼎曹濬齋先生據隨隱漫錄以甲午爲宋孝武孝建元年程易疇是之錢竹汀金石目錄亦據程說編入劉宋惜其跋不傳乾隆續通志定爲宋政和四年甲午韓門綴學益加詳焉湘文觀察復以家藏稽史校鈔本爲證足補吾鄉志乘余辛巳歸里觀鼎學官手摹其文款識決非古物以爲北宋者近之因疑積古齋所錄甲午簋其文曰惟甲午八月丙寅帝盥清廟作禮簋年月日均與此同頤性定爲秦昭襄十九年稱西帝所作器使此鼎爲通人鑒賞亦可傅會先秦爲甲午簋作一旁證矣要之非君子蓋闕之義也古金文字類云作寶

尊作寶鼎作寶敦作寶盤故易疇又疑肈作㝉器之㝉字與齊刀厺字皆古寶字省文說文宲藏也宲省作㝉亦近似然考建政和紛如聚訟全以宋器二字爲斷此自用作宗周寶鐘例今若以爲肈作宲器則安必其爲宋器耶殆程氏未定之說也惟宋字說文从宀木宜和博古圖所識宋公䜌鐘六器宋字均作小篆此宋字求之字書證之鼎鏃形聲俱㝉無所據依殆許君所謂詭更正文鄉壁虛造者歟政和君臣不學無術宜其博古圖釋文歷爲洪景盧所譏也其時金源漸强邊備日弛豈造明堂鑄彝器潤色太平之時況所謂古文者又且變常逞臆與荆公字說同譏大失啟後維則之意何論其他班氏稱漢孝宣之治至於技巧工匠器械元成閒

鮮能及之有旨哉

高彙旃先生書冊跋

先生恪守忠憲家法東林講學威儀肅然所書亦勁整不苟蓋主靜之功流溢楮墨間也紫陽通志錄所附格致講學講各一篇尚涉禪宗寔曰此卌則淺近精粹太極之說謂不當信朱子語錄而疑註解亦無講學家囂競習氣余嘗於鄉人許見刁文孝論易書一通行草極妙鏡江兵部世精鑒賞畫物色之使非祁南梁兩書合璧乎

題湯伯述太守槃邁紀事文稿

紀事之文是非爲主作者發微闡幽善善從長歸於忠厚君子之用心也惟執筆以裁前人似不可以附毀而疑不可以貸褒劉向揚雄之稱遷史也曰不虛美不隱

善故謂之實錄斯言允矣或者疑君文近於澀體此自近人用字簡易追觀漢作翻成阻奥其中閒有似劉蛻孫樵之文要亦不俗雖然趣幽旨深在此不在彼明者擇焉

跋黄子壽方伯病中書

論語記曾子有疾二事檀弓記曾子易簀一事至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較詳盡矣蓋曾子平生省身之學無一日少有閒怠故即疾痛死生之際其辭氣道力皆足為世法如此論語檀弓所記垂歿之語也故簡而該大戴所記病中之語也故煩而悉由此觀之常人將死而言善與善人將死而言或偷且亂者皆不得為真儒子壽文孝友忠謹得力於儒先者至深庚寅季冬在鄂以微

疾卒官臨歿無一言及家事季子泰生別駕獨侍疾乃泣藏其戊子病中書以爲遺訓屬佩綸識之其言欿然不自足有以見其律身之嚴而所以貽子孫者寬而近情約而中禮使子孫相敦勉以幾於道足與曾子疾病篇相發明也吾聞再同言鳳邠公病中書一紙與再同勉以真儒故再同以訓真名其齋拳拳唯恐失之黄氏之家法如此知爲公子孫者必能恪守其言以承雨世之訓誡也而又惜再同之竟以毀卒不能如公所期是又九原之隱痛耳

南岡草堂文集跋

全謝山先生喜搜攷南宋末年前明季世遺事碑碣雜文若干篇發幽闡微往往而是讀之觸麥秀黍離之感

令人胸臆鬱塞此誠賢士大夫表揚忠烈之苦心而身非遺民時非亂世近於無疾呻吟矣作者少更兵燹中值昇平晚年教授鄉邦親見强鄰日逼士氣日漓不得已寓之於文所撰序跋銘志大都此意感喟既深性情更厚於人才之消長風俗之盛衰下筆尤爲微婉不止蒐考精詳有係乎一鄉文獻也山谷有言文以理爲主理足則文自可傳矣良然良然

淵于集文上終